

AAA
AAA
AAA
AAA
AAA
手戰脚

新 知 書 店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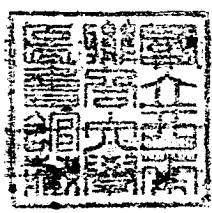
MG
D068
10

2828

論 戰

錢 俊 瑞 著

新
知
書
局
出
版



新 知 書 局 出 版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三 月



3 1763 5283 3

目次

- 第一節 怎樣確定戰爭的性質
- 第二節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及戰後的基本局勢
- 第三節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新階段

附錄：

- 一、誰停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 二、歐局與遠東諸問題
- 三、美國在遠東的動向
- 四、世界大戰中敵寇的動向

第一節 怎樣確定戰爭的性質

某甲和某乙打架，這是某甲和某乙平日相互對付態度之繼續。要知道這次打架的真正內容，必須從甲乙兩人平時待人接物的態度了解起，至於打架時究竟誰先動手，究竟誰勝誰負，那是雙方打官司時從道義和法律上硬找根據，實際上却與打架的真正性質無關。武松之「義」打西門慶，阿Q之給同伴抓住，在牆上碰响頭，其意義都得從武松和阿Q平日所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中去找。

國與國之間的打仗，比之個人之間的打架，情形當然複雜得多。但戰爭乃是政治的繼續。我們要了解某個具體戰爭之真正的本質，必須從參戰國家的政治了解起，必須從那些國家統治者的政策了解起。至於打仗時究竟誰先開仗，究竟誰勝誰負，却都與戰爭的性質無關。著名的軍事學者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所著「戰爭論」（Vom Kriege）中說：「戰爭無非是以其他手段（按即暴力的手段）來繼續政治關係」。戰爭原來只是武裝的政治行動。它是以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為手段，來繼續和完成某個國家或某個社會集團所執行的政策。它與參戰國的政治結構完全不能分開，某種政

治產生某種戰爭，而在戰爭過程中這種政治必然繼續，改變的只是執行的方式和程度而已，奴隸主掠奪奴隸的政治，不可避免地產生掠奪奴隸的戰爭，如古代希臘羅馬多數的戰爭便是。封建領主佔奪土地和農奴勞動的政治，不可避免地產生封建主與封建主間爭奪地畝的戰爭，如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一般戰爭便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不可避免地產生帝國主義掠奪戰爭，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便是這種戰爭的典型。這些都是掠奪的，退步的，非公道的戰爭，此外在各個歷史時代各個進步的社會集團和被壓迫的人民都會掀起反抗侵略壓迫的戰爭，如美國反抗英國統治的獨立戰爭，一七九二年法國人民反抗封建歐洲的戰爭，中國農民反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等便是。這些戰爭都是那些民族和人民一貫的反抗壓迫政策之繼續；它們都是反抗掠奪的，進步的，公道的戰爭。

所以我們要確定每個戰爭之真正社會的本質，必須知道交戰國家的統治集團是誰？他們爲什麼要發動這個戰爭？以及這個戰爭是什麼政策的繼續？爲了明白這些，我們就必需從基本上了解交戰國家統治集團的客觀形勢，即交戰國和交戰集團的經濟生活的基礎，以及那個時代整個經濟生活之支配的方式是什麼？

戰爭乃與私有制度相終始。有私有制度存在，便有戰爭存在。私有制創造了階級。而戰爭便是階級

社會的產物。階級剝削的第一種形式就是奴隸制度，而奴隸制度就帶來了戰爭。大家知道，奴隸制是以剝奪個人為基礎，奴隸本身變成了生產手段，他們在廣大的土地上做苦工，替奴隸主造財富，所以為爭奪土地所有權的鬥爭，以及為爭奪奴隸勞動的剝削權的鬥爭，就變成了解古代希臘和羅馬帝國的鎖鑰，同時也就是紀元前一千年中一切奴隸主所發動的掠奪戰爭的真實背景。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奴隸制度破壞了一切無產的自由人和廣大的奴隸羣的生活基礎，於是奴隸們就聯合起一切被剝削的人民，發動國內戰爭和革命，這樣就消滅了奴隸主，廢除了奴隸制的勞動剝削形式。例如紀元前七十三年羅馬的奴隸們由斯巴達克氏領導，發動反抗奴隸主的血戰，實在是人類歷史上輝煌的紀錄。儘管奴隸並沒有扭負起創造新的生產方式的任務，儘管他們並沒有變成新興的統治集團，而古代奴隸社會的結局只是鬥爭的雙方——奴隸與奴隸主同歸於盡，但奴隸們所掀起的國內戰爭是一種公道的進步的戰爭。

所以在古代社會，交戰國之支配的經濟生活方式是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統治的集團是奴隸主，他們發動戰爭為的是掠奪更多的奴隸和土地，奴隸主與奴隸主之間的戰爭就是掠奪奴隸與土地的政策之繼續。但在古代社會的胸懷里却又產生了奴隸們因不堪壓迫和生活破產而掀起的反抗戰爭，這種戰爭也是當時奴隸們和所有被剝削人民反抗政策之必然的繼續。

代奴隸社會而起的是封建社會，封建社會之支配的經濟方式是封建的大領主或大地主，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替他們造產，其基本的矛盾，就是領主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它更加鞏固和發展了私有制度，所以戰爭更不可避免。領主與領主之間因為相互爭奪土地，矛盾日益尖銳。等到這種矛盾發展到非打一下不能解決的時候，就立即爆發戰爭，中國春秋時代，在二百四十二年中封建諸侯間的征伐侵襲，竟達二百九十七次之多，其中戰勝者便取人的田邑，（如秦伐晉取武城，楚伐鄭取成便是）滅人的國家，（如齊滅譚，楚滅黃，衛滅邢都是）。到戰國時代，諸侯兼併之風更甚，結果併成了秦、魏、韓、趙、楚、燕、齊七大封建國家，到最後秦竟滅六國而一統天下，完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國家。這些就是封建社會中掠奪戰爭的典型。

封建社會的發展加深了牠自身的矛盾，加強了牠崩潰的因素。封建領主和地主對農民的壓迫過了火，農民就會起來造反。陳勝吳廣便是農民造反的領袖，他們不堪秦朝的壓迫，就「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以「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見史記「陳涉世家」）。殺將過去，結果勝利的雖然不是他們，而是小土豪割邦，但當時農民的反抗戰爭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這正和德國十六世紀的農民戰爭一樣，儘管勝利的不是農民自己，而是諸侯，但戰爭的本身是進步的正義的。中國歷史上最光輝的農民

戰爭，要算前世紀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個運動的主力軍是貧農，他們以十五年的長期苦戰，想要推翻異族的統治，打倒封建勢力，結果雖因歷史條件的限制，沒有健全的領導而歸於失敗，但太平天國運動無疑是反封建的民主的進步的戰爭。他真正打開了近年中國革命的大門。

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新生產力跟封建的生產關係起了衝突。資本主義的關係逐漸在封建的胎穽內成長起來，最後牠們就不能不經由農民，手工業者和工人的戰鬥消滅封建領主的統治，建立適合於資本統治的政權。這時就產生了許多反封建反專制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權自由的戰爭。在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間的歐洲（開始於一七八九的法國大革命，結束於一八七〇——七一的普法戰爭）戰爭一般地帶着這種進步的性質。歐洲現代的各大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德、奧、意、差不多都在這八十二年以內形成，在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發生了許多戰爭，法國在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的革命期內，和封建的歐洲作戰，以保其革命的果實和民族的獨立。法國人民，在這些戰爭中表現出無限的革命熱情，創造出新的軍隊和新的戰略戰術。德國爲了統一內部和奧法作戰（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此外如西班牙末民反對拿破崙一世的戰爭，意大利爲求獨立的戰爭，都是典型的例子。這些戰爭都是資產階級多年民族運動的政策之繼續。

所以在封建社會，交戰國之支配的經濟生活方式是封建制的農奴制的生產方式，統治的集團是封建領主和大地主，他們發動戰爭爲的是掠奪更多的土地，領主與領主間的戰爭，完全是掠奪土地政策之繼續。同時在封建社會的懷抱裏又產生出農民大眾，因不堪壓迫而發動的武裝鬥爭，產生出新興資本力量。反對封建的進步的戰爭，這些戰爭是封建社會內蘊矛盾發展之必然的產物，也是新興生產力要突破舊生產關係的桎梏之必然的繼續。

代封建制而起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是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結合的新方式，同時也是剝削和壓迫的新方式。它更加發展了私有財產制，而爲它創造出一種完成的和爛熟的方式，所以它天生又帶來了更加廣大和更加殘酷的戰爭。雖然當資本主義還在新興和向上的階段，戰爭一般表現出進步的意義（如上述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間的歐洲各次戰爭，十八世紀末美國反抗英國統治的獨立戰爭，美國一八六三——一八六五年解放黑奴的戰爭等。）但就在那個時代已經有許多資本主義向外掠奪的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就是顯例。

等到資本主義一跨進帝國主義時代，即金融資本統治的時代，資本就完完全全變成腐朽的反動的魔鬼。到那時，一切以小私產者的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度，以及「自由競爭」「民主主義」等等口號，都

遽墜落到時代後面。資本主義已經生長成爲壓迫殖民地而由少數列強從事絞殺地球上極大多數人民的一種世界制度。在這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特別加強，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特別尖銳，帝國主義之間爲了爭奪商品或投資市場和原料，爲了爭奪勢力範圍，爲了分割已經分割完的世界，鬥爭得空前尖銳，於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就紛至沓來。一八八四年法國進攻中國；一八九四年日本進攻中國；一八九八年有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結果美國取得了菲律賓）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有英國奴役布爾共和國；一九〇〇年有八個帝國主義列強聯軍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有日俄間的帝國主義掠奪戰；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有特里布列坦的戰爭，直到一九一四年就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

同時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帝國主義壓迫和侵略弱小民族的時代，就產生廣大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戰爭，產生落後國家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如一九〇〇年中國發生義和團的人民反帝暴動，摩洛哥人發動反抗法帝國主義的長期戰爭，西南非洲蓋羅羅族和霍登托特族人發動反抗德帝國主義的暴動，一九一六年愛爾蘭人民發動反抗英帝國統治的暴動，此外如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的抗意戰爭，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西班牙人民反對德意法西斯干涉的戰爭，一九三七年起我中華民族發動抗日的神聖

戰爭，那更是反帝國主義的求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進涉戰爭之典型。

最後在帝國主義時代，在金融資本對於勞動者施以無血壓榨的時代，就產生出勞動者反對資本的鬥爭，產生出勞工階級反資本的革命與戰爭，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以及底續三年之久的國內戰爭，便是此種戰爭的標本。

所以在資本主義世界，特別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時代，交戰國家之支配的經濟生活方式是少數金融資本寡頭絞殺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制度，這裏統治的集團是金融寡頭，他們發動戰爭為的是瓜分世界，重新分割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這種戰爭完全是帝國主義掠奪政策的繼續。但同時在帝國主義的胸懷裏，却又產生了勞動羣衆反帝國主義統制的政策，並由此而產生勞動者推翻資本統治的戰爭；產生了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政策，由此而產生反帝國主義統治與民族解放的戰爭，弱小民族的解放戰爭和勞動者羣衆的革命戰爭完全代表了進步的生產力突破舊牢籠，把世界向前推進的偉大步驟，因此它們是合乎正義與公道的戰爭。

由此可知：我們要確定某個具體戰爭的性質，首先必須了解產生這個戰爭的時代的特徵以及交戰國家或交戰集團之經濟基礎是什麼？那些國家的統治集團是誰？他們為什麼發動這個戰爭，這個戰爭是什

麼政策的糾紛？不了解這些而單憑着交戰國或交戰集團的宣言和叫喊，（如意大利侵阿，揚言宣揚文明；日本侵華宣稱實行王道等）便完全不能理解每個具體戰爭之真正的性質；從而也不能確定我們對那次戰爭之正確的態度。

最後我們必須有幾點重要的補充。第一當確定戰爭為進步的戰爭與非進步的戰爭的時候，我們固然要注意交戰國的統治集團及其所行的政策，而特別要注意到這個戰爭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客觀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對後來局勢所發生的影響，假如單單注意交戰國統治集團的主觀而不注意其一般的客觀形勢，那對戰爭性質的估計，常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比方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的中英鴉片戰爭。當時的滿清政府誰都知道是反動的封建政權，它所執行的政策也是對內壓迫對外屈辱的政策。但是它竟能發動反對英帝國主義侵華的戰爭，在客觀上削弱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的力量，所以滿清政府進行的鴉片戰爭還是進步的公道的戰爭。又如一八一二半年拿破崙長驅直入侵略俄國。當時俄國的統治當然是反動的封建統治，可是當它不受拿破崙的奴役，把他趕出了莫斯科而保衛了俄國，這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情況之下，也執行了進步的任務。又如當俄羅斯的反動統治已成爲全歐反動勢力的支柱，歐洲各國和各民族的反俄戰爭就帶有進步的意義。再如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的抗戰，儘管國王塞拉西的統治是反動的封建統

活，可是他所進行的反抗意大利的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無疑地是進步的公道的戰爭。對於這一戰爭，所有進步的人類都應加以鼓勵，例如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斯就鼓勵各國人民對俄作戰。當時俄國是一切黑暗勢力的支柱，他認為革命的德國對反動俄國的戰爭，可以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變為統一的共和國。他說：「只有對俄戰爭是革命的德國的戰爭。——在這戰爭中，革命的德國正像一種拋開長期的可恥的奴隸制束縛人民，用自己兒女的血去換取宣揚文明的權利，在內部解放自己，在外面解放人們。」

當然當這些舊國家進行正義戰爭的時候，表現得最英勇最果敢的還是人民大眾，統治當局常表現得非常動搖，願意妥協。比如一八一二年俄國打敗拿破崙的戰爭中，反動份子對於名將古杜卓夫之嫉視與打擊，正像秦檜之於岳飛。此外在我們的鴉片戰爭中，在一八七一年法國人民反抗普魯士干涉的英勇戰鬥中，都有這種情形。而汪逆精衛從我們抗戰陣營中脫逃，倒到敵人懷裏，也是我們「舉一個例」的實事材料。

第二要確定戰爭的性質須從戰爭的全般着眼，同時必須把握住戰爭中頂主要的環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結論當然是一場糊塗。比如，我們研究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的性質，如果單把塞爾維亞與奧國的戰爭來說明整個戰爭的性質，那就大錯特錯。塞奧戰爭從塞爾維亞講來是具有民族戰爭

的性質，它反抗了奧大利極端反動的統治與侵略。但奧塞戰爭只是上次戰爭的爆發點，它在整個大戰中簡直佔不到一點重要地位，所以其民族戰爭的意義只能降為完全附屬和次要地位。而決定七次大戰的性質的還是少數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奪戰，尤其是英德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的掠奪戰。

第三，戰爭的性質決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以從公道的戰爭變為非公道的戰爭，又可以從非公道的戰爭變為公道的戰爭。這種相互轉化，相互發展的例子，從歷史上可以找到不少。在歷史上民族戰爭可以變為侵略戰爭，侵略戰爭可以變為民族戰爭。例如保衛法國大革命的戰爭，是進步的民族戰爭，他保衛了革命，反對了反動的君主聯盟。但是當拿破崙建立了法蘭西帝國，而把歐洲許多民族國家滅亡的時候，法國的民族戰爭就變為侵略戰爭。而這些侵略戰爭又產生了反對拿破崙侵略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在拿破崙第三進攻普魯士的戰爭中，從德意志方面說，戰爭實然是自衛的戰爭，因為拿破崙的法國是要使德國分裂，阻礙德國的統一，而當時德國民族的統一，正是德國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所以德國反抗拿破崙的法國，並從事戰爭，是合乎正義的自衛行動。當時法國一部份先進的勞動者就宣佈：「這一戰爭是公平的嗎？不！這是民族戰爭嗎？不！這完全是皇朝的戰爭。」他們為了正義，為了民主，為了法蘭西的真正利益，反對拿破崙第三發動的侵略戰爭。而當時德國一部份先進的勞動者就要求正地（一）

把德國民族的利益和普魯士皇朝的利益分別開來；（二）反對愛爾薩斯勞倫的吞併；（三）巴黎一被共和主義的非民族侵略主義的政府攔到政權便立即應當講和；（四）不斷地主張德法兩國勞動者的團結。（見馬克斯「法蘭西內戰」頁二二一—二二三）德國人民只有在他們反對拿破崙進攻的防禦戰爭中才有全權得到人家的同情。「但是只要他們容許普魯士政權請求哥薩克的幫助，那末他們便要立刻失去這種同情」。《同書頁三五》換言之，當時德國如果重演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的故事，取得沙皇的幫助來共同打倒拿破崙的法國，那末德國又得匍匐在沙皇腳底下做看家狗了。這樣戰爭又變成反動的戰爭。

由此可知，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必須注意因為各種條件的變化，戰爭的性質也會跟着變化，但同時必須注意戰爭性質的變化，一定在若干基本條件變化之後才能變化，我們千萬不能因為若干情況的變動，遽而判斷戰爭的性質已起變化，例如俄國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在俄國講的確是一件大事，沙皇被推倒，資產階級上了台，於是當時的新貴就大大的宣傳：沙皇的君主政體已經推翻，起而代之是古契科夫，繼留科夫的「共和政府」，那時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在俄國方面已經變更其社會的政治的本質了。這種宣傳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當時俄國參加第一次大戰的性質決不是由某某個人或某某集團主觀的意見來決定，而是由進行戰爭的那個社會集團的地位，那個社會集團的政策，資本的相互連繫，國際資本

之帝國主義的性質以及俄國對英法在各方面的依賴等因素來決定，所以沙皇政府所進行的戰爭固然是帝國主義戰爭，臨時政府所進行的戰爭又何嘗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戰爭之全般的客觀形勢沒有變更，戰爭的性質也不會變更。

第二節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及戰後的基本局勢

什麼叫做帝國主義戰爭？當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金融資本統治的階段，當「資本主義已經生長成爲壓迫殖民地的，由少數「先進」國家在財政上來絞殺地球上極大多數人民的一種世界制度」，到那時，那些國家的統治集團所發動和進行的戰爭，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掠奪的戰爭。其目的在瓜分世界；重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換言之，在使金融寡頭更加發財。金融寡頭爲了完成此項目的，爲了瓜分勝利品，就不惜把整個世界捲入它們所發動的戰爭之中，把它投入罪惡的血泊之中。這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世界資本發展之必然。這是世界資本無數聯繫與線索發展之必然。帝國主義戰爭雖然由帝國主義頭目們發動，而且必然由他們來發動，但戰爭却不是他們掠奪意志的產物，而是整個經濟制度的產物。如果一兩個金融寡頭死了，而世界資本的體系還是存在，那末帝國主義戰爭還是絕對不能避免，真正民主的和平還是絕對不能到手。

只有當資本主義跨入了帝國主義的時代，世界才有真正的帝國主義戰爭。有人會把帝國主義以前或

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侵略戰爭也叫作帝國主義戰爭，這只是一種廣義的寬泛的說法。比如列寧和盧森堡討論民族戰爭的問題時，會把拿破崙征略的戰爭叫作帝國主義戰爭，同時又說：「這些帝國主義戰爭又產生了反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顯然的，當時拿破崙的帝國主義決不是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當時資本主義還在上向的階段，尙未發展爲行將就木的帝國主義），因此那時的「帝國主義」戰爭，決不是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戰爭。列寧會說：「殖民地政策和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以前，已經存在着了；甚至遠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就已經存在着了。以奴隸制爲基礎的羅馬，會進行殖民地政策，實行帝國主義。但是「一般地」談論帝國主義，忘掉了或輕視了各個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根本差異，就必然要陷於最空洞的廢話或虛誇，例如把「大羅馬」與「大不列顛」相提並論」。真正近代的帝國主義戰爭一定產生在真正近代的帝國主義社會經濟結構之上，那時（一）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已經極爲壟斷，這種壟斷在經濟生活中已起決定的作用；（二）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結合而爲金融資本，由此而產生金融寡頭的政治；（三）資本輸出特別重要；（四）國際資本形爲壟斷的瓜分世界的同盟；（五）世界已給資本主義列強瓜分完結。只有這樣的社會經濟基礎上面，才能產生和必然產生遍及全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就是這種帝國主義世界戰爭的典型。上次大戰的真正內容就是英法德俄等帝國主義重分世界的武裝鬥爭。引起那次大戰的主要原因就是協約國的頭子——英國，與同盟國的頭子——德國之間爭取世界霸權和爭奪殖民地們的鬥爭。直到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是最強盛的殖民地帝國，它是帝國主義的老大哥，其商品和資本統治着整個世界，那時德國差不多沒有殖民地。然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不平衡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鐵則，而到帝國主義時代尤甚。在戰前二十五年之期美國和德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要比英國快過好幾倍。美國的獨占資本當時還能向美洲廣大的空隙發展。德國則不然。德國的商品只能在歐洲的市場上找銷路，牠開始排斥英貨，英貨的市場日益縮小，而德貨在歐洲的市場也逐漸感覺不夠。結果德帝國主義與英國爭奪市場，爭奪殖民地成爲絕對的必要。德國要對抗英國，在陸軍方面它自信有把握，至於海軍那就差得很遠。於是德國就另找出路，來威脅英國。一九〇八年德國和土耳其商定建築由柏林到巴格達的鐵路，以威脅英國到埃及和印度的通路。當時英國還想和德國妥協，但終不可能。英德兩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不得不變成公開的衝突。

英德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當時世界政治中有決定意義的矛盾。此外，在法德，俄德，俄土，俄奧的統治集團之間，都有嚴重的政治經濟矛盾。法國老早想把一八七一年割讓給德國的愛爾薩斯勞倫

工業區奪回來。同時德國爲要發展他的五金工業，就拚命要魯爾和薩爾一帶的煤鐵和鐵礦。此外德法對摩洛哥殖民地的爭奪也結下了死仇。德國向東歐和小亞細亞的擴展當然與帝俄相衝突，它向巴格達伸展去的鐵道更加威脅帝俄的利益。於是法俄於一八九二年締結同盟，一九〇七年英國也加入這個同盟，共同對付德國。這就形成以反德爲基礎的「三國協約」。當時俄國對外輸出的一半經過君士坦丁堡以及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各海峽，所以俄國竭力想使黑海的海口不受土耳其的控制。但土耳其是德奧的同盟國，德奧本身也想在經濟上統治土耳其。這樣俄國侵略土耳其的野心，便和德奧土三國發生了衝突。同時在巴爾幹半島，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希臘在一九一二年發動了戰爭，它們都想把土耳其管轄的馬其頓尼亞佔爲己有。在這次戰爭中，英法俄做了塞爾維亞的後台老板，而德奧則儼然以保加利亞的保護人自居。

這樣以英德爲首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就不得不由日益尖銳的鬥爭，走向公開的武裝衝突。至於在塞爾維亞境內奧國皇儲的被打死，只是列強早已準備就緒的世界大屠殺的藉口，而奧塞的衝突也只是大戰的開端而已。

這裏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之具體的歷史的根源。這個大戰繼續四年另三個月之久，到一九一八年

第一次帝國主義混戰得到什麼結果呢？德奧被打倒了，以英國爲頭目的協約國得到勝利了。德國的殖民地都給英法日搶去了。奧匈帝國瓦解，產生了幾個民族國家。土耳其的領土被剝去很多。總之，重新分割世界的目的是完成了。但第一次大戰頂重要的結果却出乎帝國主義列強的意料之外。在沙皇俄羅斯（這個半世紀來歐洲反動勢力之支柱）的廢墟上出現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從此世界就分割爲兩半：即資本主義的世界和社會主義的世界。同時在德國，意大利，匈牙利以及歐洲別的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革命。這是第一次大戰頂主要的產物。至於帝國主義本身的問題實際上絲毫沒有解決，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反越來越兇。帝國主義世界的經濟，戰後就帶來了恐慌。一九二四年後雖然得到暫時的相對的穩定，到一九二九年便爆發空前深刻空前長久的總恐慌。一九三三年轉入特種的蕭條階段，一部份國家流行着軍事的「繁榮」，但到一九三七年戰後第三次恐慌又告爆發。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簡直已到海枯石爛的地步。同時帝國主義列強內部的矛盾格外嚴重。新興的美國變成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在遠東的地位也突飛猛進。在歐洲戰勝國內都顯得分贖不均，英法的暗鬥成爲戰後歐洲支配的局勢，而且促成後來德意的衰敗。戰敗國又亟圖復興，而最後竟採取挑戰的立場。同時亞洲和非洲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空前

總結起來說：戰後世界局勢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矛盾百出的；（一）最基本的，世界已經發生歷史
上從未見過的分立：即一面有帝國主義的世界，另一面有社會主義的世界。前者是百孔千瘡，趨向瀕瀕
崩潰，後者是長天強壯，正在欣欣回榮。（二）美國變成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它是全世界的債主，
最初它想積極領導和平會議和世界聯盟，取得支配世界的地位；後來它雖在與英國互爭世界霸權的過程
中，曾改取孤立政策，但這種政策，經過事實的考驗，却終歸於失敗，現在美國正想積極干涉世界事情
。（三）歐洲的戰勝國家：英國在歐洲的威信已一落千丈，它在世界各處的利益備受打擊，大英帝國大
有土崩瓦解的危險。法國最初力圖取得歐洲的霸權，但總因英國的牽制及自身的不爭氣，歸於失敗。意
大利雖在名義上是戰勝國，它不滿足於凡爾賽和約，和戰敗國德國沉瀝一氣，作為第二次大戰主要原動
力之一。（四）戰敗各國最初處於被征服支配的地位。但自德國產生了法西斯政權聯合起意大利進而採取
全面的攻勢之後，一面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內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的對立，同時一般地刺激了資本主義
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法西斯化。（五）遠東的新興勢力日本帝國主義，它憑着戰後的突飛猛進，已經聯
合起蘇俄向英法美挑戰，首先向中國作侵略戰。（六）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大眾的革命危機日趨成熟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日漸高漲。

這就是第一次大戰後世界局勢發展的主要特點。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各帝國主義列強的統治者不但不用上次大戰來貫徹他們原有的政策——即對外掠奪，對內壓迫的政策，他們在戰爭結束之後，還繼續加強這種政策。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固然沒有解決帝國主義自身的任何問題，戰後二十一年來的帝國主義政策也絲毫沒有解決他們的任何問題。大戰所造成的兩大體系即凡爾賽和約和華盛頓條約的體系，都給挑戰帝國主義者撕毀了。戰後的「均衡」早已被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均衡律擊個粉碎。重分世界的問題早已以空前尖銳的姿態擺在各帝國主義者面前。

這裏要指出兩種基本趨勢：

第一，戰後二十一年來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外交史完全是一部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史。

歐洲的戰敗國家和準戰敗國家（意大利雖然參加協約國，但戰後因受法國的皮鞭，一無所得。）特別是德意志，它們自稱屬於所謂「無主」（Have-nots）的國家，它們向所有「有主」（Have）的國家（即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主要是英法）要回舊的殖民地，給以新的殖民地。爲了這，它們積極準備戰爭。同時，這些國家因爲大戰給它們的負擔嚴重，所受的荼毒最慘，再因爲向外擴張的機會受盡種種限制

所以國內經濟狀況最壞，人民的生活最苦，因此一般大眾的革命情緒也最高。戰後德國，意大利，匈牙利都爆發革命，即是最好的說明。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一面寫要加緊備戰，另一面寫要有效地壓制國內人民的不安，金融資本就用帝國主義統治中原有的暴力統治發展成爲一種完成的制度，即法西斯制度，法西斯制度原是戰爭和鎮壓革命的機器。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的成功就是他以武力來壓制人民的革命運動而成功，接着就擴充軍備，向英國要求修改和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的登台正當德國的金融寡頭要挽救德國國內將崩潰的局面，使德國不致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接着他就用重整軍備，進兵萊茵的鐵拳，把凡爾賽和約粉羅加諾公約打個粉碎。他進而要求收回舊殖民地，要求兼併奧，捷，波蘭，羅馬尼亞，波羅的海各國，以建立國社黨的第三帝國。不但這樣，希特勒向外侵略的觸鬚竟遍及全球，他在全世界範圍內向英法美百般挑釁。此外遠東的新興帝國主義國——日本，它爲了加緊侵略，趕走英，法，美在西太平洋上的利益，爲了以遠東憲兵的資格，防止東亞革命進一步的發展，它也從頭到腳武裝起來，在國內實行軍事法西斯主義。在戰後第二次經濟恐慌之中，立即發動對中國的侵略。由於希特勒的主持，一九三六年就產生日德意的反共集團，實際上是反對現狀，反對英，美，法的挑戰集團。其意義和大戰前以德國爲首領的德奧匈同盟相彷彿，不過前者的範圍更廣大——遍及全世界，而來勢也更兇狠。

罷了。這些便是法西國家準備和進行戰爭的真相。這是事情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第一次大戰中戰勝的帝國主義列強怎樣呢？暴發戶美國已經一躍而為世界上頂頂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這對於帝國主義的老頭目——大英帝國，簡直是致命的威脅。於是英美的矛盾在戰後就代替英德的矛盾（德國暫時被打倒了）而為帝國主義之間的基本矛盾。其夾在歐洲；戰勝國的法國在戰後力圖取得歐洲大陸的霸權，而英國却願意維持歐陸列強的均勢，不讓法國獨自高高在上，剝奪了英國最後的發言權。這樣英法的矛盾就一時變成歐洲帝國主義間的主要矛盾。凡爾賽和約以後的帝國主義世界局勢就由英美和英法兩種矛盾支配着。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明知問題的最後解決（實際上又何嘗解決得了！）只有出之一戰。所以無論法英美等列強怎樣高唱縮軍裁軍，他們的增軍擴軍還是一日千里。同時，正因為英美和英法的矛盾非常深刻，所以德意日可以利用空隙，在全世界逞兇。日本在遠東的暴行是建築在英美的矛盾之上，正唯因為這種矛盾，英美對日都只能讓步了。德意的擴軍經武主要靠英國的幫助，德意在歐非的強兇霸道，主要是靠英法的德意。而發動這些幫助和德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英法內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後，因為英法等列強，特別英國的統治者，他們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懼怕，以及對各國革命運動的害怕與敵視，就使牠們不單不去阻止德意等法西主義的抬頭和鞏固

，反而願意用一切力量，用各種方式，去幫助其發展。同時英法金融資本在自己國內，名義上雖然還是擁護民主主義，實際上却在培養法西主義，而在國外則幫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去絞殺西班牙和捷克的民主共和。總而言之，這些歐洲戰勝國家因為自身之間有矛盾，有衝突，再因為他們怕蘇聯，怕革命，所以它們對於法西斯國家着着遷讓，在客觀上鼓勵了他們的侵略。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明知法西斯國家的政勢顯然在威脅牠們本身的利益，日德意的所謂反共招牌原來只是打擊英法美的偽裝。（因為蘇聯強大，一時不敢碰它）：所以它們就在保衛民主的口號之下，拚命擴軍，準備第二次帝國主義的大戰；而同時他們就巧妙利用它們對於法西主義的讓步，利用法西強盜的得寸進尺，在本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顯出自己一副仁慈面孔，準備一旦發動戰爭時，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都願跟着他們後面，心服情願去當炮灰。這些便是所謂民主國家積極備戰的真相。這是事情的另一方面。

戰後資本主義世界局勢這樣的發展，在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中又引起了什麼變化呢？上面講過，戰後帝國主義的矛盾在全世界範圍內，英美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的。在歐洲範圍內，英法的矛盾是主要的。再則因為大戰以後，歐洲仍然是世界局勢的重心，所以英法矛盾對全世界的局勢也發生重大的影響。但戰後帝國主義在總危機的基礎上，政治經濟的發展定更不平衡了。德意和日本在戰後的發展，特別從一

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以後的發展，因為採取了法西主義強制和暴力的體制，遠遠超過那些所謂民主的國家。這些暴力國家爲要緩和他們深刻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就不能不向外擴充。於是日本首先就要搶奪中國，把英、法、美在東亞的利益完全趕跑。意大利就要搶非洲和近東，德國就要控制東歐，北歐和東南歐，進一步向非洲和美洲去發展，威脅英法美在全世界的利益。日德意的合作，就是三個強盜要向英法美直接挑戰的信號。英法等戰勝國家則死死抱住凡爾賽神聖家庭的軀壳，完全退到防守的地位，他們一步步讓出自己的陣地，以備最後到讓無可讓時，以民主與正義爲號召來止一次決戰。於是英國又重演第一次大戰前的外交史，由他出而爲首領企圖重組共同反對德意的新協約國集團。所以它在全世界範圍內仍想拉攏它的對頭美國，在歐洲它又以削弱法國真正愛護和平與民主的勢力。以英法同盟來牽制英法之間共同反德的友誼。同時給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以担保，把它們變成反德戰爭時的衛星國家。它甚至於還想對社會主義的蘇聯拉將一把，以壯它對德的聲勢。但即最後失敗了的英法蘇談制。帝國主義國家這樣不平衡發展的結果，使英美之間和英法之間的嚴重矛盾暫時被推到後面。它們實際上無論在第二次大戰前和大戰中都保持很大的作用。而英德之間的矛盾又提到首位來。在今天帝國主義世界，無論在法西國家集團所謂「民主」國家集團的鬥爭中，在「無的」國家與「有的」國家的

爭中，在「破壞現狀」國家與「維持現狀」國家的鬥爭中，雙方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英德的矛盾在今天正和第一次大戰時彷彿，又成爲帝國主義世界政治中的基本矛盾了。環繞着這個基本矛盾的，有德法的矛盾英意的矛盾，法意的矛盾，英法與日本之間的矛盾。這些都是使戰爭走向英法美集團與日德意集團大戰的主要因素。但同時我們不能忽視英美，英法，德意，（這個矛盾在日益擴大）等等矛盾，這些又構成二次大戰不易成爲兩大集團搏鬥的因素。

這些就是大戰後一切帝國主義者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所準備和進行的工作。這些工作很明顯地是把世界推向血泊和毀滅中去。

第二，戰後二十一年蘇聯和全世界人民鬥爭的全部歷史却是一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爭取真正民主與和平的奮鬥史。

（一）蘇聯正在廣大強壯。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戰後就遭受了各帝國主義列強的聯合干涉，可是它並沒有變成第二個巴黎公社。恰正相反，它把帝國主義的干涉行動全部摧毀，進而由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第一次五年計劃，第二次五年計劃，再進而爲第三次五年計劃，在短短廿二年內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建設，鞏固了蘇聯境內各民族之真正的親愛共居，並向真正共產主義的社會邁進。它已經以

空前偉大的作家的姿態，把人類歷史的正文寫了一大段。這樣就更加深了兩個世界的鴻溝，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世界的敵意，同時又加深了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對社會主義之熱烈愛好，使他們更堅定地擁護民主主義，反對法西斯的專制，反對資本的壓迫。蘇聯以鐵樣的事實告訴全世界的大衆，怎樣纔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怎樣纔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蘇聯用一切力量鞏固其國家的機關，增強其國防的力量，防制和消滅一切帝國主義反蘇的陰謀和可能的干涉行動。同時它執行其堅定不移的和平政策，願意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居，并保障集體安全，援助被侵略的民族和國家。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越強大，它在國際間的地位便越高，同時它之作爲保衛民主與和平的棟樑便越加有保障。社會主義決不是和平主義，所以蘇聯的人民和統治者決不是拍拉圖式的和平主義者，更不是波拉式的孤立主義者（孤立派實際上是好戰派）。他們反對一切侵略的奴役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同時熱烈地支持一切反侵略的反壓迫的正義的戰爭。他們隨時隨地準備用正義的戰爭來反對和消滅侵略的戰爭。他們自身儘管在國內是過着真正和平的生活，但他們從來沒有忽視，他們是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他們早已看清，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並不能消滅戰爭，反而會引起資本主義世界反對他們的戰爭。所以他們要盡量加強國防。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生死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當社會主義

的經濟和國防力量足以抵抗任何帝國主義列強的進攻時，他們當然只執行其純粹自衛性質的正義的戰爭。但社會主義決不是美麗的和平天使，列寧早已指出：「爲了爭取社會主義，把別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早已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反對資產階級戰爭是合法的正義的。蘇聯的軍事當局早已說過：他們不想在蘇聯境內，而想在敵人境內去消滅敵人。這完全依靠於蘇聯國內經濟和國防的強大力量，依靠於全世界人民對它的同情和友誼。而這些到現在已完全成熟了。

(三) 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非常高漲。第一次大戰已經根本動搖了資本主義統治的基礎，而使資本主義世界始終面對着危機，擺脫不了。戰後的革命潮流雖然大部份給金融寡頭用暴力鎮壓了下去，但革命無疑地會以更大的動力向前推進着。接二連三的經濟恐慌，反動勢力的壓迫，特別是法西斯主義的強暴統治，已經把全世界人民改良主義的幻想打個粉碎。客觀的情勢和痛楚的經驗已以大無比的力量推動着各國的勞動羣衆一致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及其一切準備。人民自覺的程度已遠非第一次大戰前可比。人類的力量已由戰後二十多年客觀情勢的演變根本起了變化。正因爲資本主義已經採取了法西斯的暴力統治方式而具備了新的形態，正因爲各帝國主義列強的備戰已經比任何時期來得猛烈，而時正因爲有經濟恐慌的重担以空前慘酷的程度加在大衆身上，所以帝

國主義國家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和對比已經起了異常深刻的變化，而這種變革毫無疑問是不利於帝國主義的，尤其從一九三二年以後，世界情勢中這種基本的變化就格外明顯而確定。一九三四年法國的人民爲要有效地反抗國外和國內的法西主義，並聯合國內一切擁護民主反對法西和戰爭的力量，組織人民陣線，一九三六年退法西的威脅，掌握了政權。西班牙的民主勢力爲了反對封建地主和金融資本的法西主義也建立起人民陣線，一九三六年國會改選獲得勝利，組織內閣。同年德意法西軍隊援助佛朗哥叛變，西班牙人民便展開英勇的保衛民主反抗法西的戰爭。此外在中歐，南美以及英美諸國人民大衆反抗法西反戰的運動都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各資本主義國家參加政治鬥爭的階層無比的擴大和深入了。從前中間階層和小資產階級是維護舊秩序的羣衆基礎，但歷次的經濟恐慌已使這些階層急劇破產，失去了一切幻想，積極參加擁護民主，革新社會的鬥爭。這些龐大的階層在近幾年來都以勞動羣衆統一行動爲中心，堅決地爲保衛民主，維護和平而奮鬥。

(三) 落後國家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發展到非上次大戰前所能比擬的階段。這些落後國家和殖民地的廣大羣衆，他們爲戰時自身力量的發展所刺激（如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爲戰後全世界革命運動所刺激，早已奔上自求獨立解放的征程。中國和印度人民的奮鬥已經在全世界反帝國主義

運動中寫上光榮的一頁。再加上經濟恐慌的不斷來臨，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壓迫越加兇狠，甚至發動武裝的侵略行動，這樣更引起落後國家與殖民地大眾的堅決反抗。中國軍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阿比西尼亞人民對意大利帝國主義的抗戰，印度人民的日趨覺醒，造成巨大的國民大會運動，以求脫離英帝國主義之霸權。土耳其樹立起獨立的民族主義政權，與社會主義蘇聯建立密切的友誼。非洲各民族的日漸抬頭，南美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曾以反法西斯運動的方式表現出來。所有這些都使帝國主義的基礎根本削弱，使法西斯侵略國家更瘋狂地掠奪殖民地，要直接鎮壓和絞殺殖民地的大眾，同時又使那些擁有廣大殖民地而自稱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列強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不得不躊躇和猶豫。

所有上述各種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基本因素——蘇聯的日趨強大，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反戰反法西斯運動以及落後國家殖民地大眾的反侵略運動——在事實上曾經用巨大的力量阻止和延遲了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同時，也正唯戰後的世界存在着這些強大的和平與民主的力量，各帝國主義列強才不得不以發動反對蘇聯的野蠻戰爭，執行對國內人民反戰反法西斯運動的殘酷鎮壓，以及進行征服各殖民地人民大眾的暴行和侵略戰爭，來準備一個浩浩蕩蕩的對帝國主義本身安全大有保障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但歷史向我們證明，正是帝國主義感嘗有這些準備工作之必要，才部份地延緩了帝國主義戰爭之爆發，並相對

地縮小其範圍。同時這些準備工作使得第三帝國主義大戰變得更加複雜。如果全世界人民這種偉大的反戰力量能夠澈底聯合起來，那末法西斯主義可以打倒，帝國主義戰爭可以根本絕滅，或者很容易把它撲滅。但是，這種聯合却没有達到應有的程度。全世界民主與和平的力量之動員還遠不夠廣大和深入，這樣就使法西斯國家能夠乘虛而入，發動大規模的戰爭，而帝國主義的「民主」列強也有可能以「民主」為號召，來參加它們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久已準備好了的戰爭。

這就是這次歐戰前夜國際情勢的基本特點。

第三節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之新階段

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早在一九三一年揭開了序幕，日本帝國主義在戰後第二次沈重的經濟危機中強佔了我們的東北。此後日本強盜在我滬滬，熱河，察北和河北發動侵略戰爭。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以後，局勢急轉直下，法西斯侵略集團向英法美採取連鎖的攻勢。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發動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結果他用毒瓦斯強佔了阿國。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法西斯共同干涉西班牙，指揮弗朗哥叛軍摧毀西班牙的合法共和政府。再由英法「不干涉」主義的幫忙，絞殺了西班牙英勇的民主。一九三七年日本強盜又發動七七事變，向我作大規模的侵略，並驅逐英美法在遠東的利益，進一步搗毀它們的根據地。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突然併吞奧大利。同年九月又強佔捷克的蘇台區，一九三九年春，又出兵瓜分捷克，接着佔領米美爾。接着意大利又滅亡了阿比西尼亞。這些便是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已經發動的基本事實。這也就是新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一階段。

這一連串戰爭，我們名之曰帝國主義的戰爭，是誰都沒有疑問的。因為所有這些戰爭，都是由最野

雙的法西帝國主義國家發動，其目的是搶奪市場，搶奪殖民地，絞殺落後國家與殖民地的民主革命運動。這種戰爭完全是帝國主義最野蠻的最存戰的掠奪政策之繼續，所以只有法西強盜及其走狗才會說這些戰爭是宣揚文明的戰爭，是實行王道的戰爭，是所謂反對共產主義的戰爭，是援助弱小民族實行民族自決的戰爭，除此而外，誰都不會否認這是十足足的帝國主義掠奪戰爭。

然而這新帝國主義戰爭之第一階段却自有其特點：

(一) 戰爭都由法西侵略國家發動，他們的對手不是帝國主義強國，而直接是他們所要的贖物——中國，西班牙，阿比西尼亞，奧大利，捷克，和阿爾巴尼亞。這第一表示法西強盜還不夠強壯，暫時不敢向大國去碰，等到自己把弱小國家吞飽了，然後再和大國幹。第二，他們料到「民主」的列強不願來干涉，甚至料他們有時還肯幫他們些忙。正因爲如此，法西強盜就採取下列三種巧妙的打仗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公開的大規模的戰爭，但並不宣戰。如日本進攻中國，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便是。第二種方式是援助叛變，間接征服，如德意聯合侵略西班牙便是。第三種方式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用大兵壓境，佔領各重要地點，即所謂閃擊戰爭，如德國併吞奧國，捷克，意大利併吞阿爾巴尼亞便是。

(二) 帝國主義「民主」國家袖手旁觀。它們以形式上的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政策，實際上幫助法西

國家的進攻。如英法之對於重阿戰爭，對於德意之干涉西班牙，對於德國之併吞奧捷，都是這樣。這第一表示英法等「民主」帝國主義國家之害怕人民革命，害怕蘇聯，不願輕易發動戰爭，同時願意假手法西強盜，作為削弱各國和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憲兵，並威脅蘇聯。第二，牠們自身之間有嚴重的矛盾。如英美英法的矛盾，使他們不容易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法西國家。第三，它們要以對侵略者的暫時讓步加速完成備戰，同時在政治上造成有利的藉口，以便動員人民，參加大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

(三) 弱國對法西強盜的進攻竟堅強抵抗。這是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基本特點之一。法西帝國主義所發動的戰爭，在帝國主義方面，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而在被侵略者弱小民族或國家方面，則是進步的民族戰爭。這是第一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之必然的產物。這第一，表示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統治的基礎已根本動搖。第二，落後國家和殖民地由於自身的覺醒，並在蘇聯存在的條件之下，在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形勢一般高漲之下，已能獨立自主地進行偉大的解放戰爭。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之奴役戰爭，阿比西尼亞反抗意大利法西主義掠奪的戰爭，西班牙人民反對德意法西聯合干涉的戰爭，已經震撼了法西帝國主義的統治根基，已經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情緒，加強了他們的革命鬥爭，把世界的革命形勢推上了了一個階段，使戰爭與革命的相互轉化，採取新的形式。因此又使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發

展爲世界大戰大大地延緩了。

(四) 蘇聯以雄厚的力量積極幫助被侵略國家反抗侵略者。這也是第一次大戰完全沒有的因素。社會主義的蘇聯，對於一切正義的進步的戰爭都會盡量加以援助。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動手打阿比西尼亞，蘇聯和意國簽管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但制裁意國，幫助阿國，只有它真正幹得實在。一九三六年德國干涉西班牙，蘇聯動員義勇軍，飛機，軍火和糧食，去幫助共和的西班牙，一九三七年日本重復大規模進攻中國，蘇聯在開戰之初，就和我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接着在事實上用巨大的力量幫助我國抗戰，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並直接用自己的軍隊，在張鼓峯和諾門坎給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部隊迎頭痛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九三九年捷克被併，蘇聯首先表示願意履行互助的義務。終因英法的放棄應盡的義務，幫同出賣捷克，蘇聯的援助就無從實現。當法西的波蘭遭受德國威脅時，蘇聯還願意出兵援助，終因波蘭當局的拒絕，蘇聯才不能全面地援助波蘭。所有這些，使全世界的弱小國家和民族都親切地了解，只有蘇聯才能真正幫助他們。而這種幫助就大大地增強被侵略者反抗侵略強盜的力量，因此也就大大地削弱了法西侵略者的力量。這樣，第一使得戰爭的範圍可以相當地受到限制。第二，帝國主義挑起世界大戰的勇氣，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因爲上述四大特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在第一階段只是大吞小，強併弱的戰爭，而沒有發展成爲大碰大，強碰強的世界大戰。這個戰爭之繼續發展與擴大，可能有三個方向：第一，由於帝國主義最反動勢力（首先是英國的金融寡頭）之指導，暫時和局部地緩和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把刀鋒指向資本主義最大的敵人——社會主義，戰爭發展成爲反蘇聯的戰爭。這是英法及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最反動勢力所企求的道路，也是英法近幾年來一味妥協退讓的理想目標。第二個方向是由於蘇聯之強大，更由於帝國主義內部矛盾之非但不能緩和，而且日益尖銳，這樣，戰爭就發展而爲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混戰。這是帝國主義陣容裏的冒險家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所直接準備的道路，同時也是英法統治者間接助成的道路。第三個方向是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反法西斯運動的極端高漲，牠結合着蘇聯的龐大力量和弱小國家的強大民族解放戰爭，或者根本阻止了侵略戰爭之爆發，或者在法西國家的繼續採取攻勢之下走向全面的武裝抵抗。這樣，戰爭就可能發展爲民主勢力全面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戰爭，這是蘇聯，全世界人民以及各弱小民族歷年來準備和企求的道路，同時又是全世界反動力量所極力阻止和破壞的道路。

那末戰爭究竟朝那個方向發展呢？這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

一、蘇聯繼續強大，它已成爲不可侮，甚至不可敵的力量。這到最後還使得英法頑固勢力不得不強爲敷衍，來上四個多月的英法蘇談判。而希特勒不得不跟它簽訂互不侵犯協定，表示他的刀鋒不敢立即轉向蘇聯。

二、帝國主義發展之不平衡特別加甚，帝國主義間之內部矛盾日趨尖銳，英德矛盾已到表面化的程度。德意日不斷進攻弱小，且準備與英法美一拚。英法美不斷讓步，但同時在內政，軍事和外交上準備爲保衛獨佔資本利益（並非國家與民主的利益）而作戰。

三、各國人民反法西斯侵略運動逐漸高漲。如果這些力量真能團結起來，一致反抗法西斯，那法西斯侵略可以阻止，民主與和平可以保持。但人民反戰反法西斯力量因爲法西斯從中挑撥離間，因爲反動勢力的走狗屈辱投降，所以不夠精誠團結，使法西斯及其幫手得乘虛而入，拚命進攻。

因爲德意法西斯的殘酷進攻，特別因爲英法反動勢力的匡扶法西斯，鎮壓民主，法國和西班牙的民主力量已大受顛簸。英法諸國的金融寡頭也一天天步武德意，向着半法西斯或十足法西斯的統治形態邁進。而在烽火中碩果僅存，瀰着熱烈的陣容和法西斯侵略強盜武裝搏鬥的，便只有我們中國了。

只要有帝國主義存在，就必然有戰爭存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是必然向更擴大的規模發展的。但

因為蘇聯的十分強大，所以戰爭暫時不敢向反蘇聯道上發展。德蘇協定就是這樣的搖擺牌，他告訴全世界反動勢力說：「此路不通」。同時因為各國人民反法西斯，反戰運動的力量還不夠團結，不夠強大，所以戰爭終於沒有能夠被阻止下來，也沒有能夠以各國人民的防禦力量為基礎，發展而為真正保衛民主，反抗法西斯的正義鬥爭。剩下的只有一條路。戰爭已經發動，它便照着自己的邏輯向前發展，各帝國主義者再也不能加以控制。於是，英法德的統治者就不能不向帝國主義混戰的死衚衕直奔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就向波蘭進兵，三日英法即向德國正式宣戰。於是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就進入一新階段，即戰爭不單是大吞小，強併弱的戰爭，而是強碰強，大碰大的戰爭，而且可能發展為遍及全世界的大戰了。九月十七日社會主義的蘇聯却突然進兵波蘭，迅速佔領波蘭幾乎一半的領土。這樣戰爭的內容變得更加複雜了。

現在我們來研究這次戰爭的性質。

一、先來研究德波戰爭的性質。分幾點來講：

第一，德波衝突是這次歐洲大戰的開端，不是這次歐戰的主體。此次戰爭之主體是英法與德國的戰爭，或更嚴格地說，是英德戰爭。德波衝突正像一九一四年的奧國與塞爾維亞的衝突一樣，僅僅是大戰

的引火線。它在整個戰爭中所佔的比重非常之小。所以它的性質在整個戰爭中只有附帶的意義，絲毫沒有決定的意義。換言之，即如德波戰爭，帶有民族戰爭的性質，它也絲毫影響不了整個戰爭之一般的基本的性質。

第二，就德波衝突本身講。德國進攻波蘭無疑的是侵略行爲，波蘭抵抗德國，當然有民族戰爭的成份。但事情要進一步考察。波蘭到底是怎樣一個國家呢？它是不是和中國一樣的國家呢？不是的。波蘭本身是個半法西斯的小帝國主義國家。如果德國是獅子，英法是老虎，那末波蘭便是條餓狼。它從一九一八年建國以後，對內努力於建立軍事的獨裁，剝奪人民權利，壓迫少數民族。對外則跟在獅子老虎之後，東邊去拖一塊，西邊去咬一口。一九二〇年他強佔立陶宛的維爾那，一九三九年又乘人之危由希特勒的撐腰，佔奪了捷克的特申區。它的外交政策一貫地以反蘇聯爲基調。大戰以後，法國是歐洲反蘇聯的急先鋒，那時波蘭便親法以反蘇。一九三三年以後，德國變成反蘇聯的急先鋒了，它便乘風轉舵，親德以反蘇。本年四月起英法蘇進行談判，波蘭首先聲明不願接受蘇聯的保障和援助，及至談判進入軍事談判階段，它更反對蘇聯假道，援助英法和它自身。所有這些不僅說明波蘭此次遭殃，確乎是咎有應得（當然非波蘭人民之過，而是波蘭統治者所行反動政策的結果），不僅說明它此次抗德，正唯這些弱

點會使它不能動員全國力量，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而且說明了此次德波衝突本身具有十足的帝國主義相互衝突的性質，完全喪失民族戰爭的意義。

歷史當然不會重演，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從歷史上找出類似的例子。上次帝國主義大戰是以奧國進攻塞爾維亞開其端。在大戰爆發前兩年，即一九一二年，巴爾幹半島曾掀起了戰爭。在這次大戰中，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希臘要想瓜分土耳其屬下的馬其頓尼亞，塞國的後台老板就是俄英法三國，而德奧却做了保加利亞的靠山。塞爾維亞在上次大戰以前和大戰間的遭遇，頗與最近的波蘭相彷彿。上次大戰中的奧塞衝突，也相當帶有民族的成份，但這種成份也只有附帶的意義，完全沒有改變戰爭之一般的帝國主義性質。

這次德波衝突較之上屆大戰中的奧塞衝突，所含民族戰爭的成份更少。波蘭抗德絕對沒有向一個真正的民族戰爭之途發展。所謂真正的民族戰爭，其基礎必須是一個長期的奮鬥過程。它應該包含着廣大的民族運動和民衆運動，艱苦的反專制和反封建的鬥爭，推翻民族的壓迫，在民族的基礎上，建立現代的國家，作為自己經濟向前發展的前提。這在歐洲一七八九——一八七一年間的許多民族戰爭是這樣，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解放戰爭更其是這樣。在這次歐戰中，英法對德固然絲毫說不上是民族戰爭，就

是波蘭抗德所舍民族戰爭的成份也絕對的少。特別在整個戰爭環境中，戰爭一般的帝國主義性質，更加阻止和削弱了德波衝突之民族戰爭的成份。

二、我們要研究第二個問題，即英法對德戰爭的性質問題。英法對德戰爭是此次歐戰之主體，其性質足以決定戰爭之全般的性質。

英法德三國都是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英法對德作戰，絲毫不帶民族戰爭的性質，這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了。現在成爲問題的就在於英法打德國是否有打擊法西和保衛民主的意義？

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英法這次接受法西德國的攻勢，而戰爭發生於這樣的基礎上，即假定英法的民主勢力正在向十分高漲的階段發展（如一九三六年時的法國），假定英法確乎有代表人民意旨的政府（至少有萊翁白倫式的人民陣線的政府，而不是張伯倫和達拉第的純粹代表獨佔資本利益的政府），假定英法非俱沒有摧殘西班牙的民主力量，而真能幫助其共和政府，假定英法非俱沒有實際上拒絕蘇聯的合作，而能真心真意地取得其合作；換句話說，假定戰爭這一方面的領導者——英法兩國的政治生活不是由兩國最能代表蘇聯的金融寡頭的勢力所指導，而由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政府所指導，假如這樣，那末這次戰爭才能成爲真正反法西的戰爭，成爲具有進步性和正義性的戰爭。我們知道，一個真正保衛民

主與和平的戰爭，其基礎也必然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奮鬥過程，它應該包含着廣大的人民動員，積極的政治改革以及國內反法西斯的鬥爭。所以從其發展的形式來講，在目前各國反動的金融寡頭都傾向或種形式的法西斯專制的時代，這個鬥爭基本上往往先從對內的鬭爭開始，然後延伸爲對外的戰爭。西班牙人民從一九三六年來爲保衛民主與和平而作的英勇鬥爭，便是最好的例子。

這次英法對德作戰有沒有這樣的基礎呢？沒有。法國民主力量的團結（其具體形式爲人民陣綫）已經受到二百家反動金融寡頭的嚴重打擊。西班牙人民保衛民主的英勇抗戰，已爲英法的「不干涉政策」所出賣，英國的民主力量正在保守黨死硬派的鎮壓和工黨上層份子的破壞之下，作困獸之鬥，英法政府，在戰爭未爆發以前，一貫地對德意妥協讓步，甚至從中幫助，對蘇聯則虛與委蛇，實際上則陰謀挑撥，專心致力於組織反蘇聯的陣綫，首先是挑起一個德蘇之間的戰爭。這就是此次英法對德作戰的政治基礎。毫無問題，這種基礎不是走向民主，而是削弱並毀滅民主，不是反對法西，而是助長並完成法西。發生於這樣的基礎上面的戰爭，在基本上就不會帶有，也不能帶有一絲一毫民主力量反對法西的性質。相反的，這次戰爭在英法現存統治當局的主觀要求上，恰正是一個摧殘民主主義，發展法西主義的戰爭。張伯倫先生在此正不必客氣，他以全世界反動勢力組織者的資格，過去他曾經在實際上幫助德意法西斯

統治之建樹方面，立過奇功，而在今後，即使他眞的「打倒希特勒主義」了，他還是要以他自身極端反動極端狡猾的張伯倫主義來統治英國，並統治世界的。所以在目前歐戰中，任何一方面的勝利都只能加強全世界的反動勢力，除非這些國家的統治性質因爲人民力量的強大，根本改變了性質。

現在正是張伯倫先生，達拉第先生乃至阿特里先生（Ailee）若屋先生（Tonhan）法總工會領袖等，把「保衛民主」「保衛正義與和平」的口號叫得最響亮，最動聽的時候了。我們相信歐洲一部份人民，一面因爲對法西斯主義的極端憎恨，另一面因爲幾年來組織民主和平陣綫之強烈的要求，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後，也許會盲目地跟在張伯倫諸先生的後面，嚷着「保衛民主」「保衛和平」，而實際上充當帝國主義的炮灰的。我們同時又相信，在我們中國，很多同胞因爲身受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屠殺和凌辱，又因爲我們會相當地受到英法（實際上主要是英法人民）的幫助，所以也許會跟在張伯倫先生的後面嚷着「保衛民主」「保衛和平」，而主張參加英法一邊去「打仗」打「總仗」的。張伯倫這番信了拆字先生的話，特別選在這個時候（尤其在蘇聯已經「拒絕」與英法合作，共同「保衛民主」，而進一步「出賣朋友」與反法西斯德國「掙扎」之後，來發動這個戰爭是最妙最妙。爲什麼？因爲他參照了上屆大戰慘痛的經驗，這番他如果打倒希特勒主義，那同時也就打倒了布爾塞維主義啦！「呼啦！」張伯倫萬歲

！那時統治着世界的將是張伯倫主義呢！）進行戰爭，是顯顯得他之聰敏的。（當然，張老先生聰明之所在，總在他見不到白蠟墳墓的地方，他在自己歷史的時代終是具有遠見的！）

由此可知英法此次對德作戰絲毫沒有民主力量反法西的意義，這還不明顯嗎？

又有人說，英法國內統治固然日趨反動，但比之於德意，它總稍勝一籌。如果這點不錯，那末這次戰爭以「次反動」來打擊「最反動」，還是有進步意義的。這種意見對不對呢？我們以為也不是無理。爲什麼？戰前英法統治狀況較之德意的確比較民主，德意法西斯統治的確是目前世界頂反動頂野蠻的統治形態。這猶之在第一次大戰時，俄德奧的專制統治是歐洲最野蠻的統治，是全歐洲反動統治的支柱。當時英法的統治，確乎也較俄德奧開明些。今天張伯倫在高呼保衛民主，打倒希特勒主義，而當時勞德喬治也會豎起民主的旗子，要打倒德國的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Democracy against militarism, against detroitism）但還有沒有妨礙戰事之一的性質是帝國主義性質呢？沒有！現在的情形也是一樣。我們姑不論英國反動勢力會長期地支持德意的反動統治，姑不論目前英法的統治還在日趨法西斯化（英國問題專家 K. Ziliacus 在其新著「Betwen two wars？」中說：現在英國政府「當他所準備着和沒有設法避免的戰爭到來時，它本身將很快地變成死硬派，大英工業聯合會（大資本集團）和

軍部的獨裁，這種獨裁非常之像法西斯制度。（頁一二九）。即以開戰時的狀況而論，英法之與德意究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這種差異，在今天總的國際情勢下，並沒有絲毫損害目前戰爭之爲帝國主義的混戰，而決不是進步力量反對野蠻力量之戰爭。

而且帝國主義戰爭越往前發展，各參戰國的國內統治必然地越趨反動。英國對人民的自由權利已在盡量剝奪，英當局以強制兵役爲手段，把民權迅速剝光，他們對印度，埃及和一切自治領殖民地正盡興騙威嚇之能事，勒令廣大人民替倫敦金融資本當炮灰。法國呢？人民反戰反法西斯的團體全遭破壞，共產黨已經解散，有力的人民領袖已遭逮捕。美國雖然尚未參戰，但修正中立法便利英法購買軍火，實際上一隻腳已經跨入漩渦。羅斯福已在逐漸放棄其進步的改良主義的政綱，和金融寡頭最反動的勢力妥協，宣佈半緊急措施，限止人民自由，逮捕共產黨領袖白勞德（Browder）。由此可知所謂民主國家現在正忙於借戰爭的機器厲行法西斯化。所以這次大戰爆發後，帝國主義世界已再沒有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之分了。以前所謂民主國家的統治階層，已經最後和各國人民大眾分手（實行法西斯化），和爭取獨立解放的弱小民族分手（拒絕援助或竟絞殺弱國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分手了（堅決地破壞英法蘇談判）。他們最後擺脫了這些真正和平與民主的力量，聳聳肩膀，把身子跳入戰爭的火坑

裏去了。這些國家的高貴紳士們現在正由英國的張伯倫一派爲領班，踏着中世紀武士道們所愛好的戰爭的節拍，把世界拖向黑暗，野蠻和毀滅的死路上去。「浪子回頭」我們再也不能期望之於張伯倫了，反侵略的陣營裏再不能希望有張老先生他們的份兒了。這是二次大戰新階段的政治情勢的特點之一。原有的陣線沒有再發展而真正成立的可能了，真正反侵略的民主陣線，現在是更加精煉，只能由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被壓迫的民族和社會主義的蘇聯來擔當了。

三、我們要說到蘇聯進兵波蘭（以及今後類似乎此的蘇聯對帝國主義爪牙的軍事行動）的性質的問題。因爲戰爭之全般性質是帝國主義戰爭，現在半腰裏忽然穿插了這一段來，所以一部分人對戰爭性質就目眩心迷，弄得莫明其妙。有些人就說蘇聯和德國共同瓜分波蘭，蘇聯和德國簡直是半斤八兩，同是侵略者無疑。還有人說，既然蘇聯可以進攻波蘭，爲什麼偏說德國進攻波蘭不對？所以德國侵波，也並不能算是侵略。我們以爲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

第一，蘇聯儘管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和劃界協定，但蘇聯根本不是德國，蘇聯社會主義的政策根本不同於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政策。戰爭是政策之繼續。德國進攻波蘭是德國法西斯主義侵略政策之繼續，而蘇聯進兵波蘭則是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援助弱小抵抗侵略政策之繼續。

第二，波蘭是半法西斯的小帝國主義國家。波蘭的統治者對內壓迫人民大眾，壓迫少數民族，對外則做侵略列強的尾巴。在德波戰爭爆發之前，他拒絕蘇聯的援助，在戰爭爆發之後，又不能加強民主，發動全民作有力的抵抗。所以不到半月波境各重要據點已多數淪陷。而德軍長驅直入，佔領波蘭全境，已成必然之勢。這時蘇聯就毅然出兵一百一十個師團，一面幫助波蘭境內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少數民族的解放，享受和蘇聯人民同樣的幸福生活，一面有效地阻止德國法西軍隊的繼續東進。蘇聯的紅軍站在維爾那到羅夫一線，雙手叉腰，對德國的法西軍隊說：『請吧！納粹武士道們呀！我們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的。你如果再想前進，蹂躪我們的同胞兄弟，那末過後請別埋怨我們！』希特勒怎麼辦呢？他只好有苦說不出，掉轉馬頭，向西線調動他的軍隊。英法是用了堂皇的宣戰和「宣而不戰」來「幫助」波蘭，「阻止」德國的前進；而蘇聯却用一百一十個師團（！）來消滅波蘭六七個師團（！）的殘軍！這就是蘇聯「幫助」德國侵略波蘭的真相！這也就是後來德蘇共同劃界「瓜分」波蘭的真相！

全世界只有被侵略的國家，只有直接受到戰事威脅的國家，最能體味到蘇聯出兵波蘭之真正的和積極的意義。祇有他們最能看清楚希特勒崖勒馬，不敢繼續東進的道理。所以波羅的海諸國，如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特維亞等國先後和蘇聯締結互助協定了。（注意在戰前英法蘇談判中，英國聲明這些波

羅的海國家都不願接受蘇聯的担保的。(土耳其，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甚至保加利亞，都要和蘇聯修好。莫斯科一時簡直門庭若市，冠蓋如雲。蘇聯的鄰國是都得到蘇聯雄厚的保障，而蘇聯自身的國防也大大增強。捷克、奧地利等地的民族運動洶湧澎湃起來。這就是蘇聯進兵波蘭後的直接影響。

由此可知，蘇聯此次出兵在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是完全突出的新因素。它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結果，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國防力量無比雄偉的結果。同時又是全世界人民對蘇聯所抱深厚不移的同情的結果。我們在上面會說蘇聯早已認為：『爲了爭取社會主義，把別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這次就在波蘭的一半疆土內，實踐了他們英明的預言。這個行動毫無問題已經或者將要產生下列影響：(一)它直接打擊和阻止了法西斯侵略的前進，縮小了帝國主義戰爭的範圍。(二)它大大減少了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的可能，目前蘇聯在波羅的海，及巴爾幹半島方面的防禦力量已經大大加強。(三)它保障了一些弱小國家的安全，特別是波羅的海，巴爾幹半島諸國的安全。(四)它鼓勵并加強了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特別是鼓勵了弱小民族的抗戰。(五)它大大地打擊了一切已參戰與未參戰的帝國主義者，使他們在擴大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前，必得更加鄭重地考慮，這次大戰的後果，使他們更加躊躇和猶豫。

所以蘇聯這次進攻波蘭是社會主義國家直接反對帝國主義大戰的武裝行動，其目的在阻止此次大戰之擴大，或中止此次大戰之繼續。蘇聯向全世界呼籲停戰的和平宣言，在形式上雖然和德國聯署發出，其意義則和德國的目的完全不同。希特勒的『和平攻勢』是要借和平爲口實，要求列強承認其佔奪合法，同時進一步討回舊有的殖民地；蘇聯的呼籲和平，則是真正要列強停戰，同時他亦不惜以實際的反戰的武裝行動，不惜以主動的革命外交，來完成其保障真正和平的步驟。

帝國主義的戰爭，可以發展爲進步的革命戰爭，而後者又以消滅前者爲己任。這次蘇聯出兵又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的直接產物。它完全採取新的方式，同時包含着全新的內容。這是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中全新的產物，這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戰爭與革命結合的新形式。這種新的結合一面威脅着世界帝國主義，不敢輕易擴大戰爭，尤其是不敢輕易直接發動反蘇聯的戰爭，另一方面使得戰爭更容易發展爲對帝國主義的命運之致命的威脅。這種新的進步的戰爭，在今天和全世界反戰運動，以及弱小民族反帝國主義戰爭完全打成一片。它們是不可分割的。

四、最後要說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新階段之另一個特點。在這次大戰中，遠東顯然是目前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而在這裏不僅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而且有光榮偉大的中華民族獨立解放戰爭。中

華民族的抗戰不僅是爲了自身的獨立與自由，而且爲了全世界的正義與和平。當帝國主義戰爭進入新階段的時候，中國的抗戰，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已在各方取得更多和更大的勝利。這些勝利之繼續與擴大，將使我們迅速地從相持階段走向戰略反攻的階段，把日本強盜趕到大海裏去，而最後把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發動的侵略戰爭完全撲滅。

中國抗戰的勝利進行與完成，毫無問題將根本顛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現代帝國主義戰爭的主要原動力之一）統治的基礎，間接動搖整個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同時它正在以古希臘英雄式的巨大力量，來推動全世界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的運動與爭取解放的戰爭，以民衆自身的奮鬥，來求得真正的和平與幸福。

帝國主義戰爭可以產生出進步的民族戰爭，而這種民族戰爭又以削弱和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爲己任。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在全世界反對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中佔有非常重要的比重；而在今天帝國主義世界內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之中，它無疑地佔着首要的地位。中華民族在今天正像蘇聯一樣，在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中，應得頭號的錦標。同時中國抗戰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直接的產物。它也和蘇聯的軍事行動一樣，完全以新的形式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歷史並沒有看見，也決不能

看見今天中國那樣強大的反帝國主義戰爭。今天帝國主義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它以它自身難以負担的經濟恐慌，特別是以它空前殘酷的暴力統治，可以而且必然從它內部產生出這樣光榮的叛徒來——弱小民族會用大規模的武裝鬥爭來削弱和摧毀帝國主義的統治了，它們會用神聖的解放戰來撲滅帝國主義罪惡的掠奪戰了。這樣的反抗戰爭是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戰運動，和蘇聯之採取新的方式爭取真正和平的鬥爭，完全打成一片。

以上各種情形使這次帝國主義戰爭成爲持久的，複雜的，和迂迴曲折的戰爭。其組織成份將有下述幾種：

一、帝國主義列強的混戰。這是帝國主義矛盾不可調和的結果。這種矛盾在戰爭中將越來越尖銳，因此列強的混戰也將越來越兇，這裏混戰在這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二階段將是整個戰爭的主體，但它可能發展和分解爲別種性質的戰爭。

二、帝國主義列強干涉蘇聯的戰爭，和蘇聯的防禦戰爭。德波戰爭本來可能發展爲列強對蘇聯的干涉戰，但終於因爲蘇聯採取了攻勢的防禦戰，暫時地減除了這危機。但帝國主義的列強始終不會放棄反蘇聯戰的計劃，蘇土和蘇芬談判的陷於僵局，就是顯例。同時蘇聯憑着它強大的國防和全世界的革命情

勢，也可能採取進一步的攻勢防禦戰，到敵人境內去消滅敵人。

三、帝國主義列強國內的鎮壓戰和人民的革命戰爭。當各國人民大眾反戰反帝的力量強大到威脅帝國主義統治本身的時候，參戰的帝國主義國內，就可能爆發內戰，即一面是反動勢力的武裝鎮壓，另一面是人民大眾的武裝革命。戰爭誠往前發展，這種趨向便越濃厚。無論在法國，德國，英國，都有產生這種情勢之巨大可能。

四、一面有帝國主義直接征服和鎮壓弱小民族和殖民地的戰爭，另一方面有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日戰爭便是二次大戰中這一構成部份之典型。今後各弱小民族與殖民地必然會展開民族獨立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首先是東方另一偉大民族印度，可能立即舉起獨立戰爭的旗幟。目前印度國民大會對英的抗議以及各地工人罷工和局部武裝衝突，已是顯著的徵兆。

因為二次大戰的內容這樣複雜，它們會相互滲透，相互糾纏，相互牽制，相互發展，使戰爭變得非常曲折離奇。使戰爭的陣營時常變動，參戰的力量時常改編。戰爭有時會拖成僵局，有時會全面大幹。有些國家很快地像星星一樣殞落，有些新興力量會突如其來地生長和龐大起來。戰爭將拖得非常之長，戰略與戰術的改進將表現出空前豐富的內容，尤其在革命戰爭這一邊。

現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混戰在繼續擴大。帝國主義者一經發動戰爭，那末戰爭將按着它自己的規律向前猛進，帝國主義在這時既不能阻止戰爭，更不能消滅戰爭。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必然和第一次大戰一樣，將結束於革命之中。現在蘇聯這社會主義的堡壘，已成爲不可侮和不可敵的力量。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將堅持到底，堅持到消滅遠東方面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爲止。全世界各國的人民正在以空前雄厚的力量，在空前深刻的基礎上動員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掠奪戰爭。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尤其是東方第二個偉大民族印度不但不願去當帝國主義混戰的砲灰，它們正追隨我們中國之後，發動全民一致的民族獨立運動。只有這些積極的奮鬥，可能使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趨向結束。

全世界已經站了起來，而戰爭將使它站得更挺和更直。最後決定世界命運的三大民族——中國，俄國，印度（它們擁有十萬萬人口），今天都站到時代的最尖端，担負起改造世界的光榮任務。堅持中國抗戰，鞏固蘇聯建設，加強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戰鬥爭，這是今天全人類共同的解放事業。

一九三九、一〇、一五於重慶渣莊

附 錄

一、誰停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已經爆發。全世界人民都在細心地研究上次大戰的經驗與教訓，以便正確地對付目前進行的戰爭。這次戰爭既是由法西侵略所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毫無問題的，全世界人民將堅決地反對這次戰爭，用最有效的行動來停止這次戰爭。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到底是誰停止了上次的帝國主義大戰呢？他們怎麼使它停止的呢？

有帝國主義，便有戰爭。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結果，必然產生戰爭。帝國主義戰爭之真正目的，必然是重新分割世界，重新分配殖民地。這些都已不在話下了。而帝國主義者平日所談，所準備的也就是這一點。這樣，我們不能就說：帝國主義者要打就打，要不打就能把戰爭了結呢？換言之，帝國主義者本身能不能停止一個帝國主義戰爭呢？

「解鈴還是繫鈴人」。這句說透世故的名言到這裏才碰到了釘子。帝國主義雖然能夠發動和進行帝

國主義戰爭，但他本身也受不了帝國主義戰爭。這說來也許是怪事，但有史實爲證。當上次大戰進行兩年半，即到一九一六年年底的時候，各帝國主義強國的你搶我奪，已經得到了某些結果。大家都吃了些虧，但大家在別的地方都佔了更多的便宜。仗打了兩年半，德國失去了各處的殖民地，但它在波蘭，比利時和法國却佔了許多便宜。英國已經搶到了德國的殖民地，從土耳其奪到了美索不達米亞。奧大利喪失了加里西亞的一部份，但它在巴爾幹半島等處却佔了很大的便宜。領導的參戰國家——英德，實際上已經各有各的份，滿可以「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時各參戰國的政府，在事實上確乎在找尋機會，進行和議。各國已經開始了所謂「民主和平」，和解除武裝等等的議論。首先是德國政府因爲它所佔便宜較多，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就提出和議條件。十二月十二日德政府公佈和平建議書，十三日德皇威廉演說，號召所謂「勝利的和平」。美國威爾遜總統也向各參戰國提出調停的建議書。（當時美尙未參戰）。那時和議有沒有成功呢？沒有。協約國政府沒有理睬德國的好意，仗還是繼續打下去。

但最好的證明還是英法政府對那位好心的威爾遜總統的欺騙。誰都知道，威爾遜在當時簡直被英法俄意的老百姓看成和平天使。他向全世界提出他有名的十四點，作爲停戰與和議的根據。狡猾的英國政府在表面上熱烈地擁護美國的建議，背後却始終不肯放棄他們已經商訂了的帝國主義密約，而繼續

從事戰爭。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威爾遜派霍斯（Colonel House）到歐洲，要想說服英法當局。但是「霍斯看到勞合喬治（英戰時首相）太忠實於英國的保守黨了，他對於以自由主義的態度重申進行戰爭目的的計劃，顯然不能熱烈地同意。至於在巴黎，那裏的空氣完全不表同情」。（*Inimate Papers of Col. House Vol. III, p. 286*）結果，根據於比較民主的條件來進行和議是完全不可能。但當時各國人民反戰及主和的要求實在已很激烈，如果威爾遜真能順從歐洲的民意，相當正義的和平是可以完成的。但這樣做，歐洲的模樣要變過的。威爾遜總統雖然好心，他畢竟是美國全國資本的代表。他決不能這樣幹的。欲知底細，看他親信所說的供詞便知。霍斯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傷心地寫道：「現在事情是明白了，和平決不可能做到像我已經所希望那樣的和平。……如果總統能夠及早把他的影響施之於自由派和勞工階級身上，那他可能顛覆英法意的政府。但是假使他那樣做，他一定要顧到我們本國（指美國）的人民，他將使全世界陷於騷動之中」。（同書 P. 732）

由此可見發動戰爭的帝國主義，無論他是青面獠牙的軍國主義者（如德國）也好，是自稱為「民主主義者」的文明紳士（如英國）也好，或者是好心好意的「和平天使」（如威爾遜）也好，都阻礙不了戰爭，更停止不了戰爭。

那末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究竟由誰阻礙和停止了的呢？是十月革命，是十月革命和由它所推動所鼓舞的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運動。

帝國主義兇手的打架，竟打出了一個十月革命來，竟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來，這決不是當時帝國主義者的算盤所能算到的。但事情却正是這樣，「十月革命正是開始在那樣的時候，那時，帝國主義大戰正打得火熱，那時，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分成兩個彼此敵對的陣營，那時正因為它們忙於彼此間的打仗，相互間的削弱，不能認真干涉俄國的事情，不能積極出來反對十月革命」。加上俄國勞動人民自身的艱苦奮鬥，十月革命就在六分之一的世界上揭開了人類歷史的正文。

這偉大的事變使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震驚發抖不止。蘇聯政府一成立，就立即宣佈停戰，與德國單獨講和。英法協約國當局真嚇得面如土色，因為這不單使德國軍隊在東戰場沒有了強大的牽制，使英法受重大的威脅，不單使俄國的壯丁不再能遣送到法國戰場上去當炮灰，而主要地還是俄國的革命怒焰將如火燎原，影響到整個歐洲。果然，因為蘇聯革命的影響，蘇俄士兵和德奧士兵在布列斯特和約未簽訂前已在戰線上聯歡。德奧軍隊顯然因為反戰運動的成熟而在瓦解。魯登道夫在其歐戰回憶錄內坦白地承認：當時「人民與軍隊對最高統帥部的措施充滿着懷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仰是動搖」，而「最後——

在一九一八年初完全表露出來，除政治的革命外，逐漸明顯地準備社會革命了。戰爭被當作消耗勞動界的上流社會的事業，德國的勝利被視為勞動者的不幸！』（中譯本頁一五三——一五五）一般人民強烈地要求和平。於是他們就在協約國軍隊開始進攻時即行退却。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國內就爆發了推翻專制政府的革命。於是它就不承認自己為失敗國而向協約國求和。接着革命浪潮就澎湃於整個歐洲。在奧國，在匈牙利，在意大利，革命力量發展得如火如荼。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英法德都有大規模的罷工，法軍有十六個師叛變。

英國問題專家齊略古斯先生（K. Ziliacus）告訴我們：『冬參戰國政府敵視本國勞工階級的革命不安，正像當時對陣的敵人一樣危險。』（Between 2 Wars 1930, p. 18）無論協約國或同盟國的當局，見了革命，便願意立即停戰，而把槍口轉向蘇聯和他們國內的敵人。波羅的海和黑海一帶的協約國軍隊和波羅的海各省和南俄一帶的德國軍隊，實際上早已奉命休戰，而用全力支持白黨去進攻蘇俄新政府。俄國十月革命在實際上拯救了和平。各帝國主義不能不趕快結束他們的圍牆之爭，進行和議。

於是就有了巴黎的和會。各國出席的代表開口就要說到俄國革命。貝克氏（Bay Stannard Baker）在其所著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中說：『俄國問題對和會的影響是深刻的。』

當時，沒有莫斯科就不能了解巴黎。……革命的幽靈像夜魔一樣侵擾着和會。……在各個時機，在談判每一個關頭，騷動的幽靈像從東方外來的烏雲一樣，要席捲和吞沒整個世界」。英首相勞合喬治在他致和會的機密備忘錄中說得最清楚。他說：「革命還正在開頭呢，恐怖的極端派份子，還控制着俄國。整個歐洲充滿着革命的精神。工人中不僅有深刻的不滿情緒，而且有對戰前狀況激怒和反叛的情緒。歐洲各地人民大眾都對現存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發生問題了……。他們（指極端派）已在俄國勝利。……最值得注意的，他們已經成功地創造一支龐大的軍隊，此項部隊領導得很好，軍紀優良，而且是大部份願爲其所抱理想而壯烈犧牲。……我看目前最大的危機就在德國也將把它的命運交給布爾塞維主義」。全世界的反動勢力都只有對蘇聯搖頭。但十月革命所昭示於全世界人民的真正和平的意義，已經深深印在人們的頭腦裏面。丁布萊（*Temperley*）先生說：「俄國所提出的警句。「無併吞與無賠款的和平」（它爲布爾塞維派所採用而擴大），已經造成深刻（雖然不很確切的）的印象」。（*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這完全是事實。到後來，協約國政府竟願意遷就威爾遜的意見，弄出一個國聯和國際勞工局來，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對俄國革命和各國工人革命的畏懼。（見 *Zilliaeus Between 2 Wars*, p.125）

所以我們說：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並不能由帝國主義自身來停止，而只能由十月革命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運動來停止。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結束了剛剛二十年之後，現在又爆發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這戰爭中無論那一個帝國主義政府都沒有真正勝利的把握。張伯倫先生也屢次說過：在下次戰爭中將沒有勝利者，英國的前首相鮑爾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就這樣坦白地說過：「我常常表示這個真理，下次戰爭將使歐洲文明絕滅；戰爭臨到結束時，一切國家的人民將含着狂怒，苦痛與恐怖，掃蕩歐洲各國的政府，使全歐都淪為無政府狀態」。鮑爾溫的話顯然是真理。到那時真正的勝利者將不是那些帝國主義騙子和屠夫，而是真正的老百姓。騙子和屠夫的文明將讓位於真正人類的睿智與才能。

在這樣的時代，真正要紀念俄國偉大的十月革命，那只有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鞏固十月革命的已有成果，創造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新十月革命，盡量發展各國人民的保衛民主和反對法西斯的運動，同時用最大力量擴大與加強各弱小民族的民族反侵略運動與民族獨立戰爭。這樣才能真正有效或停止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真正有效地拯救和平，正義與文明，而使人類更加接近於真正自由的王國。至於我們中國人民所應盡的責任，主要地就在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建立起獨立自由的新中

國。我們不必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自己的事情夠我們一輩子做。而我們這神聖的事業是全世界進步人類的共同事業之一部份。（載一九三九中蘇文化蘇聯十月革命紀念特輯）

二、歐局與遠東諸問題

(一) 幾把鑰匙

歐戰爆發後，整個世界局勢太複雜，變化太多又太快，不容易懂，更不容易推斷。我想爲要了解歐局和整個國際局勢發展的趨向，有下述幾個基本點必須緊緊抓住：

第一，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基本上不兩立。帝國主義永遠反對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也永遠反對帝國主義。它倆在一個時期內可以和平共處，但到頭一定要殺個你死我活。所以它們在任何時期所採取的的根本任務，在帝國主義是要削弱和撲滅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則要削弱和顛覆帝國主義。因爲這，所以各帝國主義要念念不忘進攻蘇聯。因爲這，所以蘇聯對各國人民的革命和反抗帝國主義戰爭始終熱情幫助。

第二，帝國主義間的相互矛盾決不能長期緩和，更不能根本消滅。帝國主義發展得越不平衡，則矛盾越大，最後一定以干戈相見。目前歐洲帝國主義的矛盾是英（上次戰勝國的頭子）德（帶敗國的頭子）

）之間的矛盾。因為這，最近才有英法蘇談判，才有德蘇協定，才有英法波德的戰爭。因為這，蘇聯才能有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才能運用帝國主義的矛盾作適時的革命突擊。

第三，英國金融寡頭是全世界反蘇聯反革命的頭腦，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英帝國主義是最大，但漏網又最多，所以它最怕革命，最具世界帝國主義的遠見。它對一切足以削弱蘇聯，鎮壓革命的步驟都贊助，對一切足以加強蘇聯，和基本上動搖帝國主義統治的辦法都反對。但因其手法巧妙，所以外表是一股紳士相貌，和善可親。它最希望德蘇開仗，以便一箭雙鵰。因為這，才有英法蘇談判破裂，才有和平民主陣線的拆台，才有英法對德的宣而不戰，才有開戰後羅馬的貴客盈庭，和平之聲不絕。

第四，蘇聯的和平政策，決不是伯拉圖式的和平主義，更不是波拉式的孤立主義。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它反對一切侵略戰爭，但決不拒絕支持與進行解放與正義的戰爭，它必須孤立於帝國主義的相互衝突之外，但它決不放棄以革命戰爭及民族解放戰爭的親密聯繫。因為這，所以蘇聯才一貫地反對日德意的侵略戰爭，加緊地援助中國與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也因為這，它才不拒絕用武裝來直接援助波蘭境內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的解放事業。（並直接出兵芬蘭。）

把握住這四個鑰匙，我們才能研究下面的問題。

(二) 德波戰爭與蘇波戰爭

這十多天來歐戰中發生的新因素，第一是英法在實際上的宣而不戰；第二是波蘭抵抗之無力，主力已被擊破。德國已佔領各中心地點；第三，蘇聯進兵波蘭。現在頂引起爭論的是蘇聯的出兵問題。德國出兵是打波蘭，蘇聯出兵也是打波蘭。德國打波蘭是侵略，蘇聯打波蘭當然也是侵略。如果德國是法西斯帝國主義，那末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無疑了。這是一小部份人的想法。有些人想得更遠，他們說：蘇聯對波蘭可以如此，它對我們中國何嘗不可以如此呢？

現在讓我們看這種意見對不對。這就得到我們剛才所說的第一把鑰匙。希特勒的德國是什麼國家？它是法西斯的帝國主義國家。蘇聯是什麼國家？它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在基本上最反對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的國家。波蘭是什麼國家？它是半法西斯的小帝國主義國家。所以：

德國打波蘭是以一個十足法西斯的大帝國主義國家征服一個半法西斯的小帝國主義國家之戰爭。波蘭人民對德國的侵略理應團結抵抗，但終於因為波蘭統治的野蠻與無能，此種抵抗力已全部消失。結果是德國的閃擊戰大成功，波蘭大部城市被佔領。波蘭三分之二的人民淪為希特勒主義最野蠻的統治之奴隸，波蘭三分之二的土地變為帝國主義的屠場，大部所趨，波蘭全境將全部為希特勒的鐵蹄所踐踏，而

對社會主義的蘇聯將造成比原有狀況（即存在着反蘇的半法西的波蘭）更大的威脅。

蘇聯打波蘭是以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進攻一個弱小的帝國主義國家。波蘭統治當局對這個進攻好像應該堅決頑抗。但終於因為波蘭統治時權毫無能和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之熱烈歡迎，波蘭一千一萬人民就此很快地得到解放，波蘭三分之一的土地很快地變成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自由幸福的祖國。這樣，蘇聯的紅軍就把一隻快被希特勒吞下的小鷄拯救出來。現在它非但不能成為希特勒直接威脅蘇聯的根據地（假如給他佔領的話），它已變成了一轉而威脅希特勒法西統治的自由之邦。

有人說，蘇聯此次出兵無論如何是幫同滅亡波蘭。是的，蘇聯這次的確加速一個反動的貴族地主階級國家滅亡。張伯倫之罵蘇聯為侵略，波蘭原有統治者之罵蘇聯助桀為虐，這都是應有的文章，我們不奇怪。但波蘭的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却不這樣想，他們在箆食壺漿，以迎紅軍。他們如今可以得到自由，建立他們的民族國家。不但這樣，莫洛託夫在給波蘭駐蘇大使的照會中說：「蘇聯政府還想採取種種可能的步驟，以解放為昏庸領袖陷於不幸戰爭中的波蘭人民，并給彼等以和平生活的機會。」所以不但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即全波蘭的人民大眾也會歡迎蘇聯幫助他們建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家，而不做蘇法德金融資本的奴隸。

有人說，蘇聯這次出兵和德國夾攻波蘭，分明是幫助法西強盜的侵略，從而瓜分波蘭。這從表面看來完全是這樣。但我們要看事實的真相。德軍從九月一日起三路進攻波蘭，不到半月，波蘭半壁河山已全淪陷，波軍在各線從未作堅強的抵抗。英法對波，正像波軍總司令所說：「從未作有效之幫助」，實以德軍佔領波蘭全境已為必然的趨勢。蘇聯當時就得估量，假如希特勒把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全部佔領（希特勒當然願意這麼做，因為他在波屬烏克蘭已慘淡經營了好幾年，準備成立大烏克蘭帝國），則對蘇聯的威脅將加重百倍，因為國社黨的波蘭較之原有半法西的波蘭必然更強烈地反對蘇聯，此其一。同時，蘇聯又估量到，紅軍如不先下手為強，盡先佔領西烏克蘭和西俄羅斯，則一經希特勒吞下，再繼從他喉嚨裏挖出來，那必然惹起德蘇兩戰爭，引張伯倫哈哈大笑。蘇聯估量到這些，再估量到如果先出兵到波蘭東境，德國在現有力量對比下，還不敢直接對蘇作戰。於是九月十七日紅軍就奉命入波，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步驟，佔領維爾那和羅夫一線以東地帶，與德軍短兵相接。希特勒為對付英法計，對蘇聯這種堅決的行動，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他只能叫紅軍在波境會師，羅夫維爾那都讓紅軍鎮防。這就是蘇聯對希特拉「幫助」的真相。這也就是蘇聯為實施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實際步驟。紅軍今天叉着腰對希特拉和戈林莊重地談道：「你別想倚仗整個波蘭。波蘭的被壓迫民族已在我們援助之下轉

了起來。我們和你訂有五小侵犯公約，但如果你再前一步，那末請當心你的頭顱」。這就是蘇聯「援助」德國的實際意義。蘇聯確乎沒有像英法那樣高唱保障波蘭的獨立。它也確乎沒有像英法那樣堂而皇之地對德宣戰。但希特拉畢竟聰明，他早說穿了張伯倫對波担保只是「空頭支票」，而對德宣戰，只是宣而不戰。而紅軍却一下子動員了一百一十個師團到波蘭。只有希特拉才真正了解，蘇聯之動員如此大量的勁旅並不是像英法一樣玩玩秋操而已。波蘭的殘軍七師團是決不需用蘇聯一百一十個師團的！殺雞焉用牛刀呢！

有人說，蘇聯並沒有摧毀波蘭的民族，僅僅破壞了波蘭的不良統治，我們是明白了。蘇聯並沒有幫助德國，而實際上倒最有效地反抗德國，我們也明白了。但奈蘇聯此舉畢竟違反其一貫的和平政策何！斯大林不云乎：「我不予人寸土，亦不取人寸土！」現在紅軍佔領波境界幾十萬方公里，不知應作怎樣解釋。

凡事應知己知彼，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他自有其社會主義的看法，而社會主義是一種革命，不是一只鴿子。波蘭一九一八年復國，從俄國攫奪過去的土地達二十六萬方公里，一九二〇年又從立陶宛強奪維爾那一帶土地二萬六千方公里。這裏主要有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立陶宛人居住着。波蘭貴族

當它們完全把殖民地來統治。社會主義的蘇聯對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當然熱烈同情，何況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是蘇聯的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同胞兄弟，他們平時受盡波蘭貴族地主的虐待壓迫，現在又把他們乘如敝屣，蘇聯當然義不容辭，要加以幫助，此其一。蘇聯統治階級和執政當局本身有一定的戰略。他們在估量自身力量不夠強大，退守成爲必不可免的時候，就得作正值的退守。比方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時候，列寧就說：「我們單獨締結和約，這樣，我們就在現時可能的最高限度內，擺脫雙方彼此敵對帝國主義的集團，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阻礙着他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以便取得相當的手足自由的時間，來繼續開鞏固社會主義的革命。」蘇聯的工人從來也沒有忘掉用武力來幫助世界的革命。但列寧曾說：「以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爲目的的戰爭，要比各個國家間一般戰爭中之最堅持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但到必要和可能的場合，社會主義的國家決不拒絕革命的進攻。現在蘇聯雖然強大，當然，還不到可以向全世界帝國主義作戰的時候，（蘇聯當局曾宣佈社會主義的建設，應該使蘇聯不但能夠擊破各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而且能以最少的流血擊破這種進攻），但因爲目前特殊的歷史條件，——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特別尖銳，一帝國主義特別脆弱——蘇聯認爲在保衛弱小民族，特別在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上是絕對必要時，某

顯然就得做局部的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它一切服從於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弱小民族的利益。它不會也不應受國際帝國主義任何虛偽的約束。它決不在帝國主義的「道說教」下哭泣！

(三) 反蘇聯戰爭

戰爭發展的基本傾向，是向反蘇聯方面走。英法名義上的宣戰，和在實際上的觀戰，這究竟為的甚麼？法國統帥指揮着波蘭一百五十萬大軍，不戰而退，集中到維斯杜拉河以東去，這究竟又為的甚麼？上次大戰英派重歐陸遠征軍達二十六師團，現在則僅寥寥無幾，這究竟又為的什麼？羅馬方面英德意的要人車如馬龍，究竟在談些什麼？所有這些，只有張伯倫和蘇聯知道得最清楚。張伯倫在戰爭中爆發前會屢次宣稱：『新的大戰開始，雙方都將無勝可言。』保守黨前首相鮑爾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就說：『我常發表這樣的真理，下次大戰將使歐洲文明絕滅。……：戰爭臨到結束時，各國人民將會憤怒，苦痛與恐怖，蕩平歐洲各國政府，使全歐淪入無政府狀態。』

希特勒也何嘗不這麼想，他怕大戰，他更怕革命，蘇聯是怎樣一個傢伙，他心底實在雪亮。所以當戰爭一起，戈林就呼籲：「俟波蘭軍事行動結束，即準備和議。等到蘇聯出兵，希特勒也在但澤發強硬說，願在波蘭問題解決後，即與英法講和。當一九一八年蘇蘇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後，德國的庫爾將軍

(General von Kuhl) 就說：『這不是和平，只是暫時停戰，蘇維埃政府從頭到底是我們的敵人。』果然，德國不久就聯合協約國進兵蘇聯，進行干涉戰爭。今天希特勒估量德蘇協定至多也同當時德國估量布列斯特和約一樣的不足道。報載德國已在德意志陶宛，向蘇聯要回維爾那，甚至派兵佔領，（德佔米爾後，已能完全控制立陶宛）。我們會知道希特勒在玩什麼把戲，但不幸又被蘇立互助公約一鎚擊破了。

但有幾個新的條件使英法德的聯合進攻蘇聯不能立即發動。第一就是蘇聯以人不知鬼不覺的步驟，進兵波蘭，這該完全出於希特勒意料之外。（希特勒事後聲明，此事乃事前諒解，這不過是打下牙子往自己肚裏吞，將計就計向英法聊示威脅而已）。這一着可以讓希特勒知道，蘇聯有多麼大的力量，有攻勢的決心來保衛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就大大的減弱了德國願充反蘇聯先鋒的勇氣。第二，蘇聯此舉對中歐和東南歐各多數民族國家將起極大的影響。所有這些國家的少數民族將看出應該怎樣來求得自身的解放以求有勁地抵抗法西斯的侵略。捷克境內最近大規模的叛變，將使希特勒完全沒有可能在反蘇戰爭中保有穩固的後方。九月二十八日蘇德簽訂條約和劃界條約，還表示希特勒對蘇聯暫時的屈服。波羅的海諸國和土、保、羅諸國現在都結好蘇聯，這表現蘇聯已成國際局勢之中心，世界和平之支柱。

當然，張伯倫達拉斯所打的算盤到今天為止，還在搗爛莫斯科，而不在痛飲柏林。但無論英法聯軍，它們今天立即要掉轉頭來向蘇聯開刀，不僅客觀情勢還未成熟，而且如果他們這麼做，他們在國內的統治都要保不住。所以歐洲如果沒有新的突然事變發生，英法德大致將有一個時期的相持局面。在羅時墨索里尼將大顯身手，由於張伯倫的主持，來醞釀一個合乎全世界金融資本利益的新局面。——以帝國主義的和局造成對蘇聯的戰局。

但事情當然不能使張伯倫等完全樂觀。羅馬尼亞的總理已將親德的鐵衛團打死。國社黨在羅馬國將變成一種有利於德軍進攻的勢局勢，這已是無疑的了。帝國主義完全沒有能力駕馭戰爭自身的邏輯發展。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可能分解為帝國主義列強的混戰，局部的干涉戰和國內戰爭。

(四) 所謂日德蘇集團可能麼？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日蘇簽訂諾門坎停戰協定。十七日蘇聯就進兵波蘭。於是一部份人就很快從日蘇停戰協定想到日蘇互不侵犯協定，從蘇聯進兵波蘭想到蘇聯對中國會採取類似行動。消息傳來，德蘇日即將形成集團，共同對抗英法美。如此遠東局勢將全部變過，而我們的抗戰將受莫大影響。

現在讓我們來看這些想法對不對。

第一、我們必須知道，社會主義的蘇聯決不是法西主義的日德。它們之間的矛盾儘管一時緩和，但基本的仇恨，絕不能減消。德蘇在形式上雖是共同進兵波蘭，實質上更加深了德蘇之間的矛盾。日蘇關係也是一樣。一九三八年張鼓峯的停戰，絲毫沒有造成日蘇關係的根本改善。相反的，倒在諾門坎發生了規模更大的衝突。這次停戰協定之後，雙方非但沒有撤兵，反而在陸續增兵。可見日蘇矛盾還是緊張。

第二、中國決不是波蘭。正像大公報十九日社論所說波蘭是不忠不智不義的國家，絕不同於我們中國。它是半法西斯的小帝國主義國家，我則是反法西斯侵略的被壓迫民族。它是侵略者的尾巴，我則是侵略者的對頭。它一貫地反對蘇聯，我則親密地聯合蘇聯。它並沒有堅強地抵抗德國，而我則堅持對日的抗戰。在蘇聯目光中，波蘭的統治階級極端壓迫少數民族，（真理報社論），德波戰爭「完全暴露了波蘭內部的渙散與顯然的腐弱無能。波蘭統治階級已告破產。」（莫洛托夫九月十七日廣播）蘇聯對中國怎樣呢？蘇聯駐華新大使潘友新在遞國書時說：「蘇聯人民對於中華民族無不具有極誠懇之友誼，並且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為其民族獨立之英勇鬥爭，無不具有極深切同情之重視。蘇聯人民極端相信，大中華民國之奮鬥定能得到圓滿之勝利。……中國人民及其政府深悉在其為民族自由及獨立英勇鬥爭中蘇

聯方面所給予之援助，並非空言，而係事實。」

由此可知，蘇聯對中波兩國態度完全不同。正如潘友新大使所說，「在現時非常緊張之國際情勢下，蘇聯酷愛和平之政策與以友誼援助被侵略之民族乃結成一體。」蘇聯對波蘭要摧燬其昏庸的統治階級，而拯救其被壓迫的民族。蘇聯對中國則須以「深切的同情」和「誠懇的友誼」，給以援助。這是蘇聯政策之必然。

我們把握住上述兩點，才能研究下述問題。

(一) 日蘇會不會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如果締結，對中國影響怎樣？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以為：

第一、日蘇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在原則上完全可能，但事實上困難極多。照蘇聯的基本政策看來，他願與一切國家締結互不侵犯協定（至今日為止，蘇聯已與十四個國家先後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如果日本願意，蘇聯當然同意，因為蘇聯本來不要進攻日本。但現在有許多因素使日蘇不侵犯協定不易成立：

一、蘇聯並不急乎要和日本訂結協定。目前歐局雖然緊張，但反蘇聯的戰爭決不可能立時發作；同時蘇聯又明知日本決無力量進攻蘇聯。（按蘇聯軍事專家意見，日本全部軍力，蘇聯只須用二十個師團就可以把他們完全解決。）

二、主要困難是在日本方面。他們發動侵華戰爭，實施全國總動員，完全以

反蘇反共爲號召，一旦日蘇締結互不侵犯協定，敵人一切的政治資本將完全化爲烏有。前此德蘇訂結協定，已使敵國政治起了極大的動盪，如果日蘇直接妥協，那末他們對華的「反共聖戰」將何以繼續？反共反蘇的少壯軍人將怎樣在國內立腳？在我淪陷區域的反共傀儡政治將何以進行？所以日本政府雖然力圖日蘇協定能夠成立，但這種根本困難確乎不易克服。

第二、日蘇即使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日本軍隊也決不致大批抽調，聞到關內增援。我們知道，日本現有兵力共五十二個師團。在關內作戰的已達三十六個半師團，外加騎兵兩師團。駐在東北的共有六師團。其餘駐紮國內，及朝鮮、台灣的共約十師團。所以即使敵人能把關外軍隊全部調到關內，總共也不過增加了六個師團。以我們整訓新軍之多，我們儘有把握以幾個師來解決他們一個師團，（當然我們在軍火配備上，特別在軍隊政治上還須迅速加強）。何況日蘇即使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日蘇基本矛盾終只有增無減。你看德蘇儘管簽訂協定，蘇聯在保衛祖國和援助弱小民族這一點上，倒反採取革命的攻勢，動員一百幾十個師團，加強西陲邊防。

這就能說明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在法理上的互不侵犯，在事實上究竟怎樣表現出來。這次諾門坎停戰協定簽訂之後，日蘇兩方非但沒有撤兵，倒反同時增兵，這說明日蘇基本矛盾的深刻，決不容許

日本輕佔便宜。蘇聯遠東駐軍自成作戰單位。蘇聯決不因爲歐局緊張，或遠東局勢緩和就撤退遠東駐軍。再加上蘇聯此次突然進兵波蘭，「在敵大境內消滅敵人」（伏洛希羅夫語）這給日本軍閥以何等深刻的印象已不問可知。所以如果以爲日本會因日蘇締結協定抽調大軍入關增援，這完全是不合事理的想法。

第三、日蘇即停簽訂互不侵犯協定，蘇聯決不會中止援助中國。中國的反抗日帝國主義是神聖的民族解放事業，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重要一環。蘇聯人民視之目如珍寶，同情援助還來不及，那能爲了要緩和日本帝國主義對自身的威脅，遽爾放棄對這偉大事業的援助。這決不是隨便猜想，有史實爲證。大家知道，蘇聯和意大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也曾簽訂互不侵犯協定。該約第四條且規定「締約國各方約定，決不參加攻擊對方之任何政治或經濟性質之協商或任何組合。」但在一九三五年就爆發了意大利的侵阿戰爭。英法諸國口頭上雖然贊助對意制裁，實際却幫助墨索里尼去征服阿比西尼亞。就在那時，「對待意阿戰爭和任何帝國主義不同，和任何殖民地政府不同，堅持特殊原則的態度者，只有蘇聯。蘇聯明白告訴世界：對國聯會員國阿比西尼亞，蘇聯始終尊重其平等和獨立的原則。」（莫洛托夫講演，「國際情勢與蘇聯外交政策」）。事實上蘇聯會最忠實地實行對意的制裁。一九三六年墨索里尼又發動了侵略西班牙的戰爭。蘇聯政府認爲保衛西班牙的民主是世界進步人類的共同事業。所以他不管有意

蘇互不侵犯協定，却能大量地用軍火接濟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派大批志願軍赴西班牙作戰。蘇意的互不侵犯協定（到現在還沒有廢止，規定到一九三八年滿期，但締約國不聲明廢止，仍屬有效，）並沒有阻止蘇聯的單獨制裁意大利，更沒有阻止蘇聯的大量幫助西班牙。那末爲什麼蘇聯一和日本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就會停止幫助中國呢？誰都知道，中蘇關係較之蘇聯與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的關係從歷史和地理上來講，却更密切。所以日蘇儘管締結互不侵犯協定，蘇聯對我的援助只會有增無減是無疑的。

（二）所謂日德蘇集團會不會構成呢？我們以爲這絕對不可能。理由是日德聯系已給德蘇協定打鬆，而蘇聯在基本上不能和法西的德日兩國成立什麼集團。德蘇協定雖然簽訂協定，但從最近發展出來的新的矛盾無疑地已更加深。日蘇雖然停戰，但懸案重重，加以日本軍閥野心勃勃，今後日蘇糾紛必然還是層出不窮。所以蘇聯與德日成立個別的協定當然可能，要成立什麼集團，那是天外的笑話！

但我們又不能輕視這樣的笑話。因爲這笑話裏面却包含着陰謀。今天無論是英國，德國，特別是日本都在盡力傳播這種笑話。

首先讓我們看英國。我們必須注意最近關於日蘇將締結互不侵犯協定，或日德蘇團結反英反美的消息多半從倫敦及其所管轄的通訊傳出。大家知道，歐戰爆發後英國拚命在拉攏日本。三千萬鎊借款啦，

海關用華興僞券啦，上海日軍接防英兵駐防區域啦，英日談判的行將重開啦。英國個別的讓步不一而足。張伯倫在想，假使英國能把日本拉在一起，合其反德反蘇，最少令其保守中立，那對英在歐戰的地位必然大大有利。所以英國現在一定要設法，叫日本擺脫中國的戰爭，最好幫同英國作戰。如要做到這點，他必然在中國人面前製造種種煙幕，主要的即以日蘇妥協來掩蓋英日親善，以便完成其調解中日戰爭的神聖工作。

其次，來看德國。德國與蘇聯簽訂協定，對日自然相當抱歉。但日德邦交實際上並未大大減弱。歐戰爆發，德國爲要防止上次大戰時慘劇之重演（當時日本參加協約國），爲要牽制英法一部份軍力在遠東，他須繼續拉往日本，絕對不讓他走到英法一邊去。爲要做到這點，德國將採取種種步驟，奉迎日本。甚至犧牲整個中國。亦所不惜。兩年以前，德國能誘騙我國對日妥協；在今天他更能造作日蘇德集團的謊言，教我們來上吊，對敵人屈膝投降。

最後，來看日本。敵寇明知德國完全靠不住，臨急會掣他的後腿，德蘇協定的慘痛教訓，他領教得已夠充分。對蘇聯，他當然知道更要不得，同時和蘇聯親善，他們在國內的統治基礎和向中國的侵略基礎，會擱之大海，所以別的不講，政治上已太危險。然而敵寇非常狡猾，他在這時正好將計就計，和蘇

總拉將一把。一來可以打破德蘇協定以後外交上的孤勢，對英法美強硬一下。二來他可以運用日蘇學幕的宣傳，大吹大擂，以破壞我國內的精誠團結，中傷我中蘇間親密的邦交。爲要做到這點，他會在外交上做些反美反英的姿勢（實際上他這時拉攏維恐不及），在軍事上調動些部隊，在各線增援，在政治上必然會動員汪精衛等漢奸，大量鼓吹蘇聯毫無信義，破壞國內團結，其陰狠險毒，真可以歎觀止！

但我們決不能上當，也決不會上當。我們是以不變應萬變。正如王芸生先生所說，只有汪精衛這類東西，才會教我們反蘇反共，教中國做成波蘭。我們以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來運轉一切。我們以蔣委員長在國民參政會宣佈的四大原則，來應付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我們從事實上認準蘇聯是真朋友，只要自己做得夠，她決不會賣友。美國現對遠東將更趨積極，我們決不會使我們放鬆對美爭取進一步的友誼。至於對歐洲參戰國家我們當然保持善意的中立。我們對他們在遠東的作法可以說心照不宜，我們當一面提防，一面運用。如果德國來勸降，我們當然拒絕。我們回他們說：「請吧，納粹武士們呀，你去打你的，我終是打我的！」如果英法來勸降，我們當然也拒絕。我們回報他們說：「請吧，好心的紳士們呀，你去打你的，我終是打我的！」日德蘇是根本不可能形成集團的，所以我們的外交絕對沒有什麼日德蘇的路線。有之，就只有汪精衛的賣國路線。今天英法只自己能管忙着照，所以我們也不能走什

麼一條鞭的英法路線。我們如此認識，如此運用，則敵人雖然奸險，我們決不會上當！

一九三九·九·二〇·（載救亡日報）

三、美國在遠東的動向

最近三個月來美國在全世界的態度是怎樣呢？是積極！積極！又積極！有人說，從歐戰爆發後，美國將由孤立而「中立」，再由中立而參戰。這種估量就美國政府的主觀講來，是正確的。美國從十一月四日公佈施行新中立法後，實際已經用一隻脚踏進戰爭的海溝了。

羅斯福總統無疑地是在用全力重蹈威爾遜總統光榮而悲慘的覆轍。但羅斯福把歷史的輪子旋得更緊，他比威爾遜勇敢得多。當上次大戰時，戰爭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直到一九一六年初威爾遜才開始要放棄中立，原因是經濟上如再保持中立，已感覺吃不消。海上封鎖的加緊，迫得美國的資本家必須打開一條血路，和交戰國集團的一方面進行貿易。而英法協約國是比較最適當的對象。在這之前，和英法資本「合椅子穿」的莫爾根大王早就幫助了協約國。一九一五年五月，他召集協約國駐美的商務代表，共商種切。他供給他們各種軍需和普通商品，並對英法一下子貸款十五萬萬美金。莫爾根等不斷地頂在威爾遜總統背後，要他最後放棄中立，乾脆參加戰爭。於是好心的威爾遜先生便發動輿論，把德國軍國主義

一個狗血淋頭，同時拆散勞工陣線，使他們無力反戰。一面大大擴軍，舉行軍事示威。等到準備功夫到家，就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對德宣戰。

羅斯福總統要走的路似乎比威爾遜總統還要遠，還要廣。因此他走的更快。美國的金融資本今天恢復起威爾遜時代那種驕耀的自信；他想對全世界可以講最後一句話。關於歐戰，他怎麼想呢？今天參戰的國家主要是英德兩國。戰後的德國，在美國金融資本肚子裏非常有數，是由他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所謂楊格計劃，道威斯計劃，就是美國資本拯救德國，使他不受布爾索維克威脅的一套魔術。然而養肥了的德國却又「忘恩負義」開始反咬他自己，德國在歐洲正拚命排擠美國的投資，在中南美還想侵佔美國的榮譽，搗毀其門羅主義。這真可惡極了！英國呢？戰後的美國是英國最大的對手，英鎊與美元之爭，支配了戰後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在美國金融資本看來，張伯倫之值得討厭決不亞於希特勒。去年慕尼黑協定後，英德還在杜塞爾杜夫（Düsseldorf）簽訂經濟協定，規定由英德合作把美國經濟勢力趕出歐洲。不但如此，英德在中南美還聯合抗美，打碎美國的門羅主義，這真也可惡到極頂了！

英德真的開仗嗎？那真正求之不得，好極了！希特勒這蠢才要貪便宜。他吞到了波蘭，想央求羅斯福出面調停。那可沒有那樣舒服！你們去打你們的仗吧！我們來做我們的生意。我們再不高興孤立了，

我們要榮譽的中立，美國是中立政策的老祖宗。早在華盛頓時代當國務卿的傑佛遜（Jefferson）在一七九三年就說過：『我們以中立的地位，用我們的國旗，保障糧食的供給，比之處於交戰國地位，要有利得多。』他對於當時將要爆發的歐洲戰事說：『我們只有祝福歐洲軍人努力加餐』，因為『新世界是要靠着舊世界的愚蠢而饑肥的。』新興的美國已給上大戰餽銀得肥肥胖。現在舊世界又在大發蠢動，美國當然要守『中立』來饑肥自己的！但是『美國人民在思想上是無法中立的』（羅斯福語），所以中立法必須修正；禁運軍火條例必須廢止，現購自運原則必須實行。於是美國可用軍火接濟英法，讓英法放胆地去大打。等到英法德打到個精疲力竭，再由他來加上一個法碼，決定最後勝負。

這就是美國對歐洲的做法。

那末他對遠東怎樣呢？在美國看來，最近遠東情勢的特點是這樣的：

第一，從德蘇簽訂協定，特別從歐戰爆發以後，英法德都管不着遠東了。英國對遠東局面說話的地位已無比的減弱。

第二，日本行動的自由一般說來是擴大了。但它力量已經變弱。特別重要的，因為歐戰爆發，日本在軍需供給和一般貿易上，對美的依賴大大加甚。這加強了美國對日控制的力量，同時又擴大了美日貿

易領城。

第三，中國在繼續抗戰，這一面給日本以打擊，另一面中華民族有最後解放之決心與可能。

第四，蘇聯沒有參加歐戰。他的力量尤其是政治影響在一天天擴大。他對遠東局勢所佔的份量也在一天天增強。

美國在這樣的局勢之前，要仔細考慮他自己的做法。而這種做法一定要符合美國最近的國策。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美國最近情勢之發展。從荷蘇締結協定到現在，美國的局勢在急劇變化。羅斯福爲着應付明年的總統大選，正和上次大戰時威爾遜總統準備大選一樣，在拚命迎合莫爾根等大資本系統的口胃。一九三七年開始的經濟恐慌已經真真實實告訴世界：羅斯福進步的改良政策也不能把它醫治過來，所以最近那些金融寡頭已經開始猛烈反攻，他們要把羅斯福的政策打碎，重新把美國拖上澈底帝國主義的道路，來挽救眼前的經濟恐慌。而在對外的關係上，則透過莫爾根等的資本系統，接受張伯倫的影響，向戰爭的道路上直奔。我們可以指出下面幾點：

一、美國走向上述傾向的第一個步驟是拚命擴軍。陸次瓊森主張將平時兵力擴充到六十萬人。美政府擬定下年度國防費增爲四十萬萬元。海軍部在拚命主張增造軍艦。全國兵工廠在拚命趕造英法定貨。

二、美國當局已宣佈實行所謂「半緊急措施」。美共產黨領袖白勞德已被捕。人民對戰爭表示態度已逐漸失去自由。英國著名政論家 John Strachey 估計美國政府在實行擴軍之後，要人民「再走進一步，某種的法西斯主義是必要的。但是倘若這件事真發生了，倘若美國的人民真被這樣奴隸化了，我們將看見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最有勁力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衝出來和歐洲的法西資本主義鬥爭，奪取世界的霸權。」（輯譯自「從美國看到世界」，頁一〇七——一〇八）。最近美國孤立派也漸和羅斯福合作。在通過新立法時，孤立派頑固份子如馬洛耐，希克等也熱烈贊助，同時他們都在國會公開主張要求佔領西印度羣島，紐芬蘭和加拿大，直接參加戰爭。這可以表示羅斯福政策的動向。

三、美國在外交上已深深接受張伯倫之影響，英美在進行全世界大規模戰爭上已開始合作。同時對蘇聯的關係已有逆轉的趨向。羅斯福之于涉蘇芬談判，對福林特城號商輪被扣後的抗議，對莫洛托夫演說的反應，議員麥克摩克乾脆要求政府立即召回駐蘇大使，這些都值得我們注意。

美國在上述基本傾向之下，對遠東就開始其積極行動了。美國看到英國管不到遠東，而日本對他的依靠又加強，當然覺得這是在遠東出頭講話最好的機會。於是於七月廿六日宣佈廢止日美商約之後，在夏威夷，菲律賓，阿拉斯加加強海空軍防務。十月十九日美駐日大使格魯在東京發表強硬演說，抨擊

敵人，所謂東亞新秩序，聲明美國有維持在華地位的決心。十一月四日格魯又向暴日提警告，一、美日關係有惡化的可能；二、美國國會明年一月有通過封鎖日本案的可能；三、日本應該知所善處。同時日美雙方進行談判。美國態度之積極，真是空前所未有。其目的不外：

一、日本在該談判，應大大減低其要求，尤其應該絕對保障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使美國商務可以照常進行。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美國對日經濟關係較之對華要密切得多。美國在日本的投資為四萬二千六百萬美元，而對華投資僅二萬六千五百萬美元（其中百分之六十五集中上海，現在敵人威脅下）。至於貿易，日本佔美國對外貿易的第三位，而中國僅佔其出口貿易的第十四位，進口貿易的第十位。歐戰起後，日本對美貿易突飛猛進。根據美國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的報告，歐戰開始後，暴日原在德訂購機械貨款一千萬元，現已交由美國承造，這樣美國對日「武裝」的作用當更大。所以從美國金融資本的利害看來，他們是不願意真正放棄對日的經濟活動的。最近的積極行動只是對暴日的恫嚇與威迫，使他降低身價，使美國更能賺錢吧了。

二、美國軍火現在已有歐洲的大主顧。一般和平性質的投資，貿易和航運最好求之於遠東。但戰爭狀態的存在畢竟是個障礙。何況從莫爾根等眼裏看來，中國最後勝利對美國資本究能給多少「利潤」，

着實可以研究。而且蘇聯影響的擴大，蘇聯對中國援助的堅定，也是滿頭痛的事情。如果遠東情勢能夠由他出來號召，憑着九國公約之類盾牌，先把日本威嚇一下（現在日本的喉嚨實在捏在美國手裏，只要美國不供給日本以軍火，敵人還能打勞什子的仗！）然後造出一個新局面，讓美國資本來和平發展，那末英國此時正忙於打仗，決無暇來搶他的生意，這樣豈不甚好。

敵人是乖巧的，他要靠美國，同時還要騙美國。阿部野村願意協和美國，來結束中日戰爭。他看見美國扮兇勢，便實行分工，溫和派繼續拉攏美國，軍部却轉而照顧蘇聯。這在我們看得很清楚，敵人拉蘇聯是姿勢，是借此威脅美國：「如果你欺我過甚，我便學我哥哥德國的樣投到斯大林懷裏，看你怕不怕！」其目的是要真拉美國，因為日本的生命線的確握在美國手裏。美國真要制裁日本，幫助它自己和中国，實在太方便：對日封鎖三個月，包管日本鬼子向你屈服。如果你祇虛聲恫嚇，專管狹隘的利益，那末你的前途祇有兩個：一、是與日妥協，犧牲中國；二、是和日本大打一仗。而這兩者都將為美國人民大眾所反對，因此你這樣的做法，是得不償失，倒反害了自己。

但我們中國却不管這些。我們蔣委員長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再度聲明：「敵國一日不放棄他侵略的大陸政策，不撤回它侵華全部的軍隊，無論他造什麼無稽的謠言，中日戰爭決不能結束的。」

當然我們將以警惕的巨眼注視日美關係的發展，而格外戒慎；但敵人和一切陰謀派的陰毒險計之必然失敗，是無疑的。

四、世界大戰中敵寇的動向

照理講來，敵寇在這次歐戰中又可以趁火打劫，發一批橫財。但事實並不然。他已被我們打得窮困極，再沒有力量來充份運用國際局勢了。他在經濟上簡直已是個窮光蛋。原來日本是由幾個財閥和大地主統治的窮國家。開仗後一切生產集中於軍需，老百姓吃的穿的一天天少，一天天壞。農村壯丁有十分之三已被抽調出來當砲灰，再加上今年大旱，明年米糧不足達三千萬石。其他煤炭木炭電力瓦斯砂糖醬油都感缺乏，所以美國人楊格說：「本年冬季在日本可說是黑暗的冬季」。『再加歐戰影響，種種物品不能由外國輸入，愈感不便，誠為非常重大的問題。』（東洋經濟情報九月十六日）。現在敵國現金已用盡，財政困難達於極點，他沒有辦法只能大發公債。目前敵公債總額已超過二百億。（注意，日本財政家高橋是清說過：『日本公債超過百億即有亡國危險！』）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對百姓搜括，當然無所不至。敵國人民大眾的反戰反軍閥運動一天天組織化，表面化。農民反軍閥地主的暴動日益普遍（如岡岡縣農民從本年二月至六月進行暴動）。日本二千二百萬人的工人職工會已開始對阿部內閣的反動

政策猛烈打擊。琦玉，馬崎，岡山各地的反戰運動已漸趨公開，北海道一帶的反軍閥統治的經濟鬥爭，使得阿部不能不撤出大地主酒井出任農相來加以鎮壓。

敵寇政治危機另一方面表示是政府內部的不安。七七事變後，日本政治的咽喉當然握在軍閥手裏。但財閥與軍閥之間的鬥爭顯然沒有停止。更正確的說，軍需財閥與急進軍閥相結合，對輕工業財閥與正統派軍人的攻擊，年來只是有增無減。雙方力量因為對華侵略的擴大可說都有伸長，各不相讓。他們在政治上，代表保守勢力的正統派固不易登台，代表急進勢力的軍部也因戰爭的長期化和國內問題的無法解決而不能獨攬一切。於是日本的內政，還只能建立在軍閥財閥二元統治的基礎上，內閣的政策也不能極端化，因此內閣的人物也不能不由那些平庸無能的角色去充當。前平沼首相雖然對內以法西領袖自居，對外則強化德意日軸心外交，但他畢竟是『水陸兩棲動物』，終因保守與革新勢力的夾攻，無法應付而下台。接任的阿部內閣更加無能，對內對外更無辦法。他剛上台，歐戰就爆發，國際應付顯得左支右絀。對內則更成問題。他要另設『貿易省』，靠歐戰來發展貿易，減輕經濟危機；不料外務省首先發難，三百多名外交官全體辭職，造成一大風波，綱紀蕩然。最近阿部又租借重政黨政治，軍部對他更加不滿，大有把他一脚踢開之勢。這是暴日統治崩潰的先聲。

但是讀者必須注意，暴日儘管危機重重，他決不會自動崩潰。相反的，他越困難便越要掙扎，越要侵略。他雖被我們打得精疲力竭，但歐戰對他終不失爲「全力解決中國事件」的好機會。所以他在外交上的活動非常積極。

德蘇協定以後，世界形勢已經大大變化。以前所謂民主陣線和法西斯陣線的劃分已經失掉意義了。日德意軸心已經破產了。日寇對於這樣的國際新形勢不能不另作考慮。歐戰爆發，敵外務省於九月六日即致牒各國大使說：一、日本將不干涉歐戰；二、日本對於列強對中國事件的態度極度關懷。三、日本要求列強特別是英法德波交戰國撤退駐華軍隊。這就是說敵寇的中心政策是「不加入歐戰，先以全力解決中國事變」他要妥協和穩住各遠東有關國家，使他們不干涉中日戰爭而來解決中日問題，滅亡全中國。

一、對英法：他估量到英法對遠東局勢目前已無多大說話力量，所以他毫不客氣地要求其撤退在華駐軍，削弱其租界行政權力，進一步摒除其在中國的各种利益。現在英法已着着讓步，英日已在東京重開談判。

二、對美：歐戰以後，日本對美的倚賴加深，敵寇對華侵略的生命線現在握在美國手裏。如果美國真能通過魯德門提案，對日實行封鎖，則敵寇一籌莫展。所以敵寇採取媚美態度。阿部首相和野村外相

都主張親美。最近美國對日給以重大壓力，美日談判前途還不能預料。不過敵人陰謀不單在取得美國的物資供給，而且會促成美國出面調停整個中日問題。

三、對蘇：日蘇基本矛盾絕對不易解決。目前少壯軍人出以聯蘇姿態，來威脅英美，叫他們對日讓步，否則要學德國的樣真正聯合蘇聯，共同對付英美。最近敵人宣傳日蘇親善，只是敵人的煙幕。

敵人一切外交的運用無非在「解決中日事件」。他摒除英法，就要使他侵華不受牽制，最好能進而幫他一臂。他親美，就要繼續得到侵華的物資供給，更進而幫他整個解決中國問題。他「聯蘇」，就要迫得英美對他幫忙，同時中傷中蘇的邦交，破壞我國內的團結。

除此以外，他對中國使用全力做下面幾件事情：

一、成立偽中央政權。由此他想穩定他在中國的佔領局面而令其「合法化」；威脅利誘各友邦承認偽政權，藉此來結束對華的戰事。圍繞着這工作，他再發動「謠言攻勢」，破壞我內部的團結，叫我們中他的計，上他的當。

二、發動軍事的新進攻，但着重在加緊敵後的掃蕩。敵人自隨襄滬北大敗後，士氣已餒，兵員補充已極端困難，但即使他要結束戰爭，央求別國出面調停，他也得打幾個勝仗，裝裝面子，抬高身價。所

以他在鄂北湘北必然將發動新的進攻。最近敵軍從北海登陸威脅桂滇，佔我南寧，更有戰略和政治外交的意義。但重點還放在掃蕩敵後，特別是運用政治上的挑撥離間，使我敵後部隊不團結，不合作，便利其穩架穩打式的掃蕩。

三、着重經濟侵略，一面是以戰養戰，一面是以我國的資源來趁歐戰機會以發財，緩和其自身的經濟危機。

但所有敵人這一切陰謀，早經我最高領袖和全國軍民看穿。「我們今後所應努力的，很簡單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一天不覺悟，抗戰一天不停止。只要我們堅定不動搖，抗戰到底，則國際情形無論如何變化，日本決不能達到任何企圖，日本的侵略狂銳，終必為我們所熄滅。」（蔣委員長六中全會開會詞）（載婦女生活）



近代世界革命史

陳昌浩著

本書第一章敘述英國革命，第二章法國大革命，第三章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的勞動運動，第四章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第五章德國革命，第六章十八世紀歐美民族運動，除詳細記載史實經過外，特別着重於經驗和教訓，觀點正確深刻，為我國第一部世界史名著。

卷一 一元一角
卷二 一元三角

日本資本主義

蘇聯伯伯夫著

本書是當今歷史學界權威伯伯夫所作。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深刻正確之研究，敘述簡明。為研究讀者之好讀。敵情的一部好書。

孫明譯

定價三角五分

發展簡史

經濟學

薛暮橋著 定價九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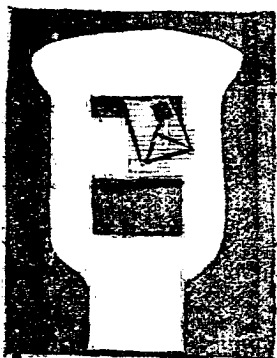
本書為薛暮橋先生最近力作，用最新的觀點，最簡潔生動的筆法，從社會形式發展史講起，進而解剖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在理論的分析說明中，同時引證中國的實例，使全書更為深刻現實。

各地新書發行

桂林 貴陽 昆明 香港
江西 陽明 港香

新 知 書 店 特 設

報 購 刊



代選代定代辦全國圖書雜誌
爲各地讀者忠誠服務！

簡 章

- 一、凡郵購者向本店購買圖書雜誌，一律與門市售價相同，各店於定價外另行加成出售者，均按各該店加成辦法計算。
- 二、代訂全國報紙雜誌，一律按其原定價計算，惟以原出版處保有餘用，不致隨意停刊者爲限。
- 三、自由定戶：戰時印刷困難，雜誌每多逾期停刊，爲避免讀者無謂損失計，特舉辦「自由定戶」，讀者預付刊費若干，可按期代寄所指定之期刊出一期寄一期，每期按零售價計算。爲優待起見，圖書館、救亡團體、本版圖書雜誌九折優待。
- 四、爲減輕讀者負擔計，一律免收包裝費及普通郵費，惟掛號、快遞及海島遠送費，由讀者負擔。（郵局規定，鐵道、水道不能直達者，郵包一律加收汽車運送費，省內一公斤以下加二角，二公斤以下加四角，省外加倍）。
- 六、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但最好每枚在一角以上。（信內如附有匯票或郵票，務請掛號）

簡單 可靠 便利 迅速

桂林分店

桂博路三十五號

8888

論 戰 爭

◀ 每冊五角 ▶

著 者 錢 俊 瑞

出 版 者 新 知 書 店

桂林桂西路三十五號

發 行 者 各 地 新 知 書 店

重慶 貴陽 昆明 香港

印 刷 者 西 文 印 刷 廠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1-500 0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書字第一六號

23121

\$0.50